



世界文學名著

討厭的社會

巴越浪著
王了一譯

LE MONDE OÙ
L'ON S'ENNUIE

By
EDOUARD PAILLÉRON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世界文學名著

討厭的社會

著者自序

假使有人在這本戲劇裏找出些當代的人物來，我也不覺得奇怪。凡是描寫性情的戲劇裏頭，一定可以找得出當代的人物；譬如在醫書裏頭一定可以發見些病症一般。

實際上乃是，我對於個人的描寫，與對於一個敍雅廳的描寫，並沒有多少分別。我製造我那些人型的時候，的確把好些敍雅廳與好些個人的特性做我的標本；但是，叫我向什麼地方找去呢？

只因是人型而不是肖像，所以每一個人型給人家傳會至於五個當代的人物。

他們自以為是我的模特兒，以為我在描寫他們；實則他們與我的劇中人物很有一個區別：一則忠厚，一則陰謀；一則真才實學，一則純盜虛聲；一則藉才學而上進，一則但有上進的才學而已。

再者，縱使我的劇中人走路像×先生，或裝束像×夫人，這算得什麼證據？一個可笑的×人物往往像某一個人。而且不止像一個人。這不成爲問題。我這裏也沒有×先生，也沒有×夫人。假使大家在劇本裏假裝到處看見些當代人物，於是假裝發怒，這種傾向，實足以使現代風俗的研究沒有可能性了。

戲劇自有牠的權限：先是尊重自身，其次是尊重他人。我自信不會超過了這權限。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巴越浪 (Eilouard Paileron) 一八三四年生於巴黎。一八九九年逝世。生平的傑作是下絃 (Le Dernier quartier, 1863) 假家庭 (Les Faux Ménages, 1869) 青春的初期 (L'Age ingrat, 1878) 舞女 (L'Élincelle, 1870) 討厭的社會 (Le Monde où l'on s'ennuie, 1881) 小老鼠 (La souris 1887) 等劇。尤以討厭的社會為最著名。他被選入法蘭西碩學院 (l'Académie Française)。

巴越浪的戲劇的特色在乎輕盈而有逸致。他的造句詩巧妙處，實在是別人比不上的。討厭的社會於一八八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次開演於法蘭西戲院，此後每年必演許多次（最近的一次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這是一本描寫法國上流社會的戲劇劇中所謂絃雅廳 (Salon) 有人譯音叫做「沙龍」乃是一班政客文人聚集的地方。

這種敍雅廳的主人往往是貴族婦人。劇中保羅所謂：「許多人的名譽，地位，選舉，都在這兒做，在這兒改造，在這兒高價發賣。外面掛着文學與藝術的招牌，裏頭却是一班滑頭的人在做生意。這兒乃是國務院的小門，碩學院的外廳，成功的實驗室。」巴越浪這一本戲劇的主腦在此。

十九年三月九日譯者於巴黎。

討厭的社會

劇分三幕

時間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地點 聖日耳曼雪蘭夫人的府第

登場人物

討厭的社會

畢拉克

洛歇雪蘭

保羅賴孟

杜洛涅

伯利葉將軍

衛洛

福朗素華

聖賚羅

蓋亞克

邁爾希樂布恩

米烈

賚威爾公爵夫人

盧登夫人

霞痕賴孟

綠西華特桑

會社的獻討

胥珊衛里葉

雪蘭伯爵夫人

阿麗柯夫人

布恩夫人

聖賈羅夫人

第一幕

佈景

一個客廳。廳的後方一門開着，直達另一個大廳。第一排與第三排各有門。左邊，二門之間，有一具鋼琴。第一排的右邊有一門；更高些，還有一個裝玻璃的通過室，一個門口，下面便是花園。左邊一張桌子，桌子兩邊各有椅子。右邊一張小桌，安樂椅，靠背椅，小椅子等……

第一齣

福朗素華（獨自一人）（其後）綠西。

福朗素華（在桌子上找東西，桌子上滿堆着文件。）這不會在那上頭，也不會在那裏頭：

唯物論雜誌……演講錄……博學日報……（綠西入）

綠西 喂，福朗素華，您找着了那一封信嗎？

福朗素華 不，密司綠西，還沒有找着呢。

綠西 這是一封沒有信封的信，是玫瑰色紙的。

福朗素華 有密司華特桑的名字在上面嗎？

綠西 我同您說過這是我的嗎？

福朗素華 但是……

綠西 總之，您是不會找着的了？

福朗素華 還不會；但是我還要找，還要問……

綠西 不，不要問，問也沒有用處！只一層，既然我想要，煩您仍舊找找看。您從您交信給我們

的地方找起，直找到這廳子裏爲止。決不會落在別的地方的……請您找罷！……請您找罷！……

第二齣

福朗素華，（其後）霞痕，保羅賴孟。

福朗素華（獨自一人，回到桌前。）「請您找罷！請您找罷！」……殖民地雜誌！外交雜誌！

考古學雜誌！

霞痕（入，歡喜地說。）呀！有人在這裏了！（向福朗素華）雪蘭夫人……

保羅（拉她的手，低聲。）噓……（莊嚴地向福朗素華）雪蘭伯爵夫人此刻在府裏嗎？

福朗素華 是的，先生。

霞痕（歡喜地）好！那麼，請您去告訴她，說保羅與保羅夫人……

保羅（又拉她的手，低聽噓了一噓，然後冷冷地向福朗素華。）請您稟告伯爵夫人，說阿

歇尼知縣賴孟與賴孟夫人從巴黎來，在客廳裏等候。

霞痕 還說……

保羅（又拉她的手，低聲。） 噓！（向福朗素華）好朋友，去罷……

福朗素華 是的，縣長先生。（自語）這是新結婚的夫婦……（高聲）我替縣長先生卸

行李好不好……

（他接過那兩個來人的行李，出。）

霞痕 呀！這個！但是，保羅……

保羅 這兒沒有保羅：該叫「賴孟先生。」（註一）

霞痕 怎麼？你想……

保羅 這兒沒有「你」：該叫「您。」我早已同你說過了。（註二）

霞痕（笑） 呀！這嘴臉……

（註一）在法國上流社會裏，大庭廣衆之中，夫婦互相稱姓不稱名稱「您」不稱「你。」

保羅 這兒不許笑，我請求您。

霞痕 好！那麼，您要罵我嗎？

（她上前擁抱，嚇得他連忙掙脫。）

保羅 賤骨頭！專找最壞的事兒做！

霞痕 呀！我討厭你了……

保羅 真的！這一次，你真有規矩！我在火車上同你說過的話，你都忘記了嗎？

霞痕 我以爲是你說笑話的。

保羅 說笑話！在這兒說笑話嗎？你看，你願意不願意做知府太太？

霞痕 願意的，如果我喜歡的話。

保羅 好，那麼，你自己檢點罷，我求你自己檢點罷！我還叫你做「你」，因爲只有我們兩人

在這裏；等一會到了大庭廣衆之中，我們該叫「您」，時時刻刻是「您」！我榮幸得很，

雪蘭伯爵夫人邀請我來介紹我的少年妻子，還請我在聖日耳曼她的府裏住幾天。巴

黎只有三四個最有勢力的「敘雅廳」雪蘭夫人的廳子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到這裏來，並不爲的是消遣。我進來的時候是知縣，出去的時候該是知府纔好。一切的關係在她，在我，在你！

霞痕 在我嗎？……怎麼？在我嗎？

保羅 自然啦。社會上批評一個男人，往往以他的妻子爲標準。這倒是很合理的事情。因此你就該當心！你應該莊重而不驕傲，微笑而帶深思；眼睛要看得準，耳朵要聽得多，口裏要說得少！恭維的話儘管你說，越多越妙；敘述的話也很有用處，該多說，却要說得短，說得深；哲學上是黑格爾；文學上是約翰保羅；政治上……

霞痕 我是不談政治的。

保羅 這兒所有一切的女人都是談政治的。

霞痕 我一點兒不懂。

保羅 她們也是一點兒不懂啊！不要緊，談總是要談的！你談布芬多夫與馬俠威爾，（註一）

把他們當做你的親戚；你又談三十主教會議，（註二）好像是你做主席似的。至於說到消遣的方法，我所許可你說的乃是：房中的小音樂，花園裏的散步，還有便是打「懷斯特」牌。再者，還談些長袍子……我低聲告訴你幾個拉丁字，作為你談話的資料……我希望在一個禮拜內，人家談起你的時候，都說：「呀！呀！這一位賴孟夫人，怕不是一個總長的妻子嗎？」你該曉得，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當人家說某婦人是一個總長夫人的時候，她的丈夫不是總長也差不多了。

霞痕 怎麼？你想做總長嗎？

保羅 你說哩！我不願意人家特別注意我，把我看做例外！

霞痕 但是，雪蘭夫人既然是一個反對派，你還能夠等候她的什麼位置呢？

（註一）布芬多夫（Pufendorf, 1632—1694）是德國的政論家；馬俠威爾（Machiavelli, 1469—1527）

是意大利的政論家。

（註二）三十主教會議（Concile de Trente）1545—1563。

保羅 你真是一個不會見過世面的孩子！關於位置的事情，在保守派與反對派之間，只有一個很小的分別：保守派是請求位置的，反對派却是承受位置的。你不要看輕了這地方，你須曉得許多人的名譽，地位，選舉，都在這兒做，在這兒改造，在這兒高價發賣。外面掛着文學與藝術的招牌，裏頭却是一班滑頭的人在做生意。這兒乃是國務院的小門，領學院的外廳，成功的實驗室！

霞痕 哎喲！這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呀？

保羅 好孩子，這社會乃是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的蘭佩野府。（註一）在這社會裏頭，人家談笑，人家裝模作樣；在這社會裏頭，村學究充了科學家，自作多情者充了多情者，假殷勤充了真殷勤；在這社會裏頭，人家所想的絕對不是所說的；在這社會裏頭，「勤拜訪」乃是政治的手腕，「講交情」乃是一種計畫，「客氣」乃是一種方法。在這社會裏頭，到了外廳不得不吞手杖，到了客廳不得不吞舌頭！（註二）總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社會！

霞痕 但是，這乃是討厭的社會啊！

保羅 對啊！

霞痕 這社會，既然人家討厭牠，還有什麼權威呢？

保羅 「什麼權威！」……不會見過世面的孩子！討厭的事情對於我們有什麼權威嗎？牠的權威大得很呢！……可驚得很呢！法國人怕討厭的事情，怕到崇拜起來！在他們看來，討厭的事情譬如一個兇神，兇神自有兇神的權威的樣法，一樣地可以使民衆信仰。他們唯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纔懂得什麼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不說他們怎樣奉行，但是他們的信仰更堅，却是毫無疑義的了。他們寧願相信，不願親眼看個清楚。真的，這民族實際上乃是快樂的民族，然而他們卻把快樂看輕。他們對於昔日那種笑口常開的好趨

(註一) 蘭佩野府 (Hotel de Rambouillet) 乃是十六世紀蘭佩野侯爵家。在文學界上很有權威。保羅把雪蘭府比於當年的蘭佩野府。

(註二) 意思是「有話不敢說。」

向，已經失了信仰了。本來是善疑而愛說話的民族，現在卻愛靜默了。本來是襟懷坦蕩，藹然可親的民族，現在卻受驕傲的村學究的指揮。村學究們自己毫無學問，卻像白領帶的大教長一般地擺架子。在政界如此，在科學界如此，在藝術界如此，在文學家界如此。法國人嘲笑他們，痛恨他們，走避他們像走避瘟疫似的；但是，只有他們能夠得到法國人的祕密的讚美與絕對的信仰。討厭的事情有什麼權威！唉！好孩子！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不曉得找討厭的事情做的，這是不長進的；一種是曉得找討厭的事情做的，這是最長進的……除此之外，纔數到那些令人討厭的人們啊！

霞痕

好！你卻領我到這討厭的社會來！真倒霉！

保羅

你願意不願意做知府太太？

霞痕

唉！首先一層，我就不能……

保羅

隨牠去罷。只捱過了一禮拜就好了。

霞痕

一禮拜！在一禮拜內不能說話，不能笑，不能同你接吻！

保羅 在衆人跟前纔是這樣；但是，在只有我們兩人的時候……在屋角兒的時候……不

要說了……非但不苦，倒有趣得很：我給你些約會……在花園裏……到處可以做……

……像我們不曾結婚以前，在你的父親家裏的時候一樣……你懂嗎……

霞痕 呀！反正是一樣的！反正是一樣的……

（她揭開了鋼琴，彈一曲安固夫人的女兒。）（註一）

保羅（着慌） 喂！喂！你在幹甚麼？

霞痕 這是昨天聽過的歌劇。

保羅 賤骨頭！你偏會利用……

霞痕 我們兩人坐的是樓下的包廂。保羅，好啊！妙啊！

保羅 霞痕……霞痕……有人來的時候怎麼得了……你還不停手嗎……（福朗素華

自後方出）太遲了！（霞痕改奏貝多芬的合奏曲；保羅暗自向他妻子說。）貝多芬好

（註一）安固夫人的女兒（Fille de Madame Angot）是俗調，乃洛哥克（Lecocq）所製的譜子。

極了！（他做出聚精會神，領略音樂的樣子。）呀！真的，只有國家音樂館的音樂纔是音樂啊。

第三齣

霞痕，保羅，福朗素華

福朗素華 伯爵夫人請縣長先生等她五分鐘，她正在同聖賚羅子爵討論事情。

保羅 是那東方言語學家嗎？

福朗素華 我不曉得，先生；我只曉得他是一個學者，他有的是多才多藝的父親……

保羅（自語） 對了他還有的是位置！（高聲）呀！聖賚羅先生在府上，大約聖賚羅夫人也在的？

福朗素華 是的，縣長先生，還有的是盧登侯爵夫人與阿麗柯夫人。但是這些夫人們此刻卻同胥珊衛里葉小姐在巴黎聽畢拉克先生演講。

保羅 此外沒有別的人在這裏住的嗎……

福朗素華 還有賚威爾公爵夫人，她是夫人的姑母。

保羅 呀！公爵夫人，密司華特桑，衛里葉小姐，都是府上的人，我問的不是她們；我問的只是像我們外來的人。

福朗素華 那麼，沒有別人了，縣長先生。

保羅 而且不等候誰來嗎？

福朗素華 「不等候誰？」……不是的，縣長先生：伯爵夫人的兒子洛歇奉命去東方調查科學回來，今天可到；我們時時刻刻等候他呢……呀！再者，畢拉克教授演講完了之後，也要來這裏住些時候；至少我們的希望是如此罷。

保羅（自語） 怪不得有這許多的女人！（高聲）好，謝謝您。

福朗素華 那麼，縣長先生是願意等候的了？

保羅 是的。請您告訴伯爵夫人，請她不忙出來。

第四齣

保羅，
霞痕。

保羅 唔！你剛纔奏音樂，怕不嚇煞了我！……幸虧你會轉灣。從洛哥克變到貝多芬，厲害得很！

霞痕 你以為我很蠢，是嗎？……

保羅 唉！我分明曉得你不是蠢的！我們還有五分鐘，我要同你談兩句，說一說這兒的人物。這麼一來，纔妥當些！

霞痕 好了好了，不要說罷。

保羅 嚶呀！霞痕！還有五分鐘！我的報告是不可少的。

霞痕 那麼，每一次報告之後，你該同我接一次吻。

保羅 也罷，我答應你了！嚶！多麼孩子氣呀！要不了許多時間的！……那母親，那兒子，那朋

友，那些賓客——無論男女，都是正經的人。

霞痕 好！那麼，該快活了！

保羅 你放心！還有兩個不正經的，我留在末了再告訴你。

霞痕 等一等，先清了賬再說！（用手指計算）雪蘭夫人，一；她的兒子洛歇，二；密司綠西，三；

聖賚羅夫婦兩個；一個畢拉克；一個盧登夫人，一個阿麗柯夫人，總共八個。

（她把臉兒迎上去）

保羅 八個什麼？

霞痕 八個報告；付賬罷！（又把臉兒迎上去）

保羅 多麼孩子氣……呢呢呢！（他不停止地吻她）

霞痕 呀！不要這麼快！分開來！分開來！

保羅（較慢地吻她之後）好，你滿意了嗎？

霞痕 我可以再等。現在該說到那兩個不正經的了。

保羅 先說賚威爾公爵夫人。這是給人家承繼的姑母，是一個漂亮老太婆，當年是一個漂

亮女人……

霞痕（作有疑欲問狀） 叮？

保羅 人家是這樣說的。她有幾分狂妄，說話過份了些；但是她這人很出色，很明理，將來你看就知道了……最後說到胥珊衛西葉做個收場呀！這女子沒有一點兒正氣；正氣不

霞痕 畢竟有了！

保羅 她是一個十八歲的頑皮女孩，做事絕不三思，一味愛說話，一味任性。她的言語舉動，處處顯得出她無法無天……唉！她的歷史便是一部小說。

霞痕 妙啊！妙啊！幸虧還有這個！

保羅 她是某寡婦的女兒……

霞痕（又作有疑欲問狀） 叮？

保羅 不是嗎？一個寡婦的女兒……她的父親卻是那風狂的喬治衛里葉，這喬治乃是公爵夫人所鍾愛的一個姪兒。這麼說起來，她自然是一個私生兒……

霞痕 私生兒？！這纔妙啊！

保羅 她的母親死了，父親也死了。這孩子十二歲就變了孤兒。她受了享樂主義的遺傳，而且受了享樂主義的教育。喬治教她學爪哇文。公爵夫人十分疼她，把她領到雪蘭夫人家裏來，雪蘭夫人很厭惡她。公爵夫人卻把洛歇給她做個保護人。人家曾經試把她送到教養院裏去，但是她逃出來兩次了。第三次人家又把她送回來，所以現在還在這裏！你看這一家的事情！真是月裏的烟火戲——呀！我以為我已經報告完了；這些事情妙不妙？

霞痕 妙極了，所以我赦免了你該我的兩個吻……

保羅（失望） 呀！

霞痕 免了你給我的吻，卻是我來給你。（吻他）

保羅 瘋婦！（後方的門開了）呀！聖賚羅與雪蘭夫人來了。你假意吹吹我的眼睛罷……
不……她還不會看見我們！你要當心！您要當心！……

第五齣

保羅，霞痕，雪蘭夫人，聖賚羅。

（雪蘭夫人與聖賚羅到了門口，只管談話，不會看見他們。）

雪蘭夫人 不好朋友！不在第一選！您該懂得！第一選只有十五——八——十五……第一選沒有當選人，依理該有第二選；這事情還很簡單啊。

聖賚羅 簡單！簡單！在第二選裏頭，既然我在第二選只有四票，連同第一選裏頭我們所得的九票，一共只有十三票在第二選裏。

雪蘭夫人 第一選裏頭我們還有七票，一共不是二十票了嗎？您該懂得！

聖賚羅（恍然大悟）呀！

保羅（向霞痕） 事情簡單得很！

雪蘭夫人 但是！……我向您再說，您該照管那達里貝爾與他的自由黨人。此刻碩學院是自由黨的了……（重說）此刻是自由黨的了。

（他們一面談話，一面下來。）

聖賚羅 洛懷爾不也是青年學校的校長嗎？

雪蘭夫人（望他） 呀！這個嗎！洛懷爾不是死了嗎？……

聖賚羅 哪裏就死了？

雪蘭夫人（又望他） 病也不病嗎？！

聖賚羅（有幾分爲難） 唉！病……他哪一天不病呢？

雪蘭夫人 那麼，還要怎樣？

聖賚羅 總之，應該先預備好，誰知道將來怎樣？……我擔任這一方面就是了。

雪蘭夫人（自語） 事情總不免有些蹊蹺了（瞥見賴孟，走向他。）呀！我親愛的賴孟先

生，我忘了您了，情您原諒我罷。

保羅 呀！伯爵夫人……（把霞痕介紹）這一位是保羅賴孟夫人。

雪蘭夫人 夫人，您肯到我家裏來，不勝歡迎之至。您在這兒，就是在您的女友的家裏一樣。

（把他們介紹給聖賚羅，又把聖賚羅介紹給他們。）這一位是阿歇尼縣長保羅賴孟先生；這一位是保羅賴孟夫人；這一位是愛義聖賚羅子爵。

保羅 子爵先生，我今天拜識尊顏，固然不勝歡喜之至，而當年我年紀很輕的時候，僥倖認識了您那鼎鼎大名的父親，也是一樣的榮幸哩。（自語）我的大學預科的學位卻是他斷送了的！

聖賚羅（施禮） 縣長先生，恰巧我家兩世與先生相識，不勝榮幸之至。

保羅 子爵先生，您沒有我這麼榮幸；無論如何，我總比較地因此自負些。

（聖賚羅走到桌子前面，寫信。）

雪蘭夫人（向霞痕） 夫人，您也許覺得我家太嚴肅了，不合你們少年人的脾胃。如果您

在這兒住下，覺得受不住單調的生活的時候，您只怪您的丈夫就是了；你們還該安慰自己，說：「忍耐便是服從，既然到了這裏來，便不得自由了。」

霞痕（正色地）伯爵夫人說哪裏話來？哲學家恕貝爾說得好：「任意做事不是自由，做自己認為有益的事纔是自由啊。」

雪蘭夫人（望了一望保羅之後，嘉許地說。）好孩子，這話倒使我安心。再者，我家的敘雅廳雖則純然是斯文的舉動，在意志高尚的人看來，其間並不是沒有興趣的。您看，今天的晚會恰巧就特別有趣。聖賚羅先生做了一部不曾出版的書，是研究喇嘛的，他願意給我們講一個大略，又講一講梵文裏的菩薩修行傳。

保羅 好呀！霞痕，好呀！

霞痕 妙極了！

雪蘭夫人 除此之外，我還敢担保你們能夠聽到畢拉克先生一些什麼話。

霞痕 是那教授嗎？

雪蘭夫人 您認識他嗎？

霞痕 哪一個女人不認識他呢？！這該是多麼有趣啊！

雪蘭夫人 這乃是一場心腹談話 *ad usum mundi* (註一)，只說幾句話，已經是無價寶了！末了，我們還讀一本未開演的戲劇做個收場。

保羅 呀！大約是詩劇了？

雪蘭夫人 是的，這是一個未著名的詩人的處女作。今天晚上，人家把他介紹與我相識。剛纔他這戲劇已蒙法蘭西戲院採納了。

保羅 夫人，自古以來，曲高和寡，不是經過夫人的門下，怎能够有這樣的福氣呢？

雪蘭夫人 夫人，您不有點兒怕這一大堆的文學作品嗎？……這麼一個晚會，弄到您的美

貌沒有用處，您不覺得虛度光陰嗎？

霞痕 (正色地) 夫人，托克威爾說得好：「俗人所謂虛度光陰，恰是善用光陰。」

(註一) 拉丁文，意思是說「照平日的習慣。」

雪蘭夫人（詫異地望她，低聲向保羅。）她這人很可愛！（聖賚羅站起來，向門外走。）喂，

聖賚羅，您到哪裏去？

聖賚羅（一面出，一面回答。）到火車站去；對不起……我要打一個電報，我在十分鐘內

再來。（出）

雪蘭夫人 真的，事情總不免有些蹊蹺了……（在桌上找東西——向霞痕與保羅）對

不起！（按鈴，福朗素華入。）報紙呢？

福朗素華 聖賚羅先生拿去了，夫人。此刻都在他的房間裏。

保羅（白衣袋裏掏出一份開心報）伯爵夫人，您看這一份好不好？

（霞痕連忙止住他，在自己的衣袋裏掏出一份每日評論，遞給雪蘭夫人。）

霞痕 這是今天的。

雪蘭夫人 我願意極了……我就想要看……對不起。（展開報紙）

保羅（低聲向霞痕）妙啊！好極了！繼續下去罷！恕貝爾，托克威爾，都妙不可言……呀！

...

霞痕（低聲）這不是托克威爾的話，乃是我的話。

保羅 呸！

雪蘭夫人（讀報紙。）「洛懷爾病了……」好！給我猜中了！聖賚羅不會失了時機的。

（把報紙遞還給保羅）謝謝您，我想知道的都知道。我不願意留你們再坐了，人家就給你們指定房間。我們準六點鐘吃晚飯，一分鐘也不差；公爵夫人很守時刻，您是知道的。她在四點鐘喝肉湯，五點鐘散步，六點鐘吃晚飯。（四點鐘响了。）呃，四點鐘了，她來了。

第六齣

同上人物，公爵夫人，福朗素華。

（公爵夫人入，福朗素華隨入，替她搬靠背椅子，安置繡彩筐子。另有一個女僕拿

了肉湯來。椅子安置好了之後，公爵夫人坐。）

雪蘭夫人 我親愛的姑母，您容許我給您介紹……

公爵夫人（就坐） 等一等……等一等……呢，你給我介紹誰……

（用手眼鏡照着）你想給我介紹賴孟，不是嗎……我認識他不止一天了。

保羅（借霞痕上前） 不是的，公爵夫人。我們想給您介紹這一位保羅賴孟夫人，如果您願意的話。

公爵夫人（用手眼鏡窺看霞痕，霞痕施禮。） 她長得標緻……標緻得很！連同我那小胥

珊與綠西——綠西戴眼鏡姑勿論——總共有三個美人在我們家裏了……不是我

誇口，這也不算多。（喝湯——向霞痕）怎麼您長得這麼美，爲什麼偏嫁了這麼一個討厭的共和黨呢……

保羅（驚呼） 呀！公爵夫人！我哪裏是共和黨？

公爵夫人 至少您從前是的。（喝湯）

保羅 唉！是的，人人如此！我小的時候也不能不如此！公爵夫人，這是政治上的痘疹子，每人總須經過這一遭。

公爵夫人（笑） 哈哈！痘疹子……這人滑稽得很。（向霞痕）您呢？您覺得這兒還快樂嗎？

霞痕（涵養地） 天啊，公爵夫人！我不是這種合禮的快樂的仇人……而且我……

公爵夫人 是的；總之，您比之一隻雀兒，還有一點兒差別吧？我看得出來也罷！也罷！……我

願意人們快樂……尤其是你們這樣年紀的人。（向女僕）喂，拿開這個。（指那杯子）

雪蘭夫人（向女僕） 姑娘，您領賴孟夫人到她的房間去，好不好？（向霞痕）你們的房

子就在那裏，在我的房子旁邊……

霞痕 謝謝，夫人。（向保羅）我的親愛的，您來罷。

雪蘭夫人 不！您的丈夫，我把他安頓到別處，同一班用功的人在一塊兒。他有我的兒子洛

歇伯爵與畢拉克先生作伴，同住在另一所小宅裏。這小宅——也許是我們自誇了些，

——我們把牠叫做「藐子之宅。」（向保羅）等一會福朗素華領您去；我想您在那

邊住下，工作更好些。

保羅 妙極了！伯爵夫人，謝謝您！（霞痕捻他一捻）嚶唷！

霞痕（悄悄地）我的親愛的，去罷。

保羅（低聲）至少你該來幫我的忙，打開行李。

霞痕 怎麼？

保羅 從上面的遊廊裏走過。

公爵夫人（向雪蘭夫人）你以為把他們的身體隔開，可以博得他們的歡心嗎？

霞痕（低聲向保羅）我這人太好了。

雪蘭夫人 怎麼？我這樣處置，你們不高興嗎？

霞痕 我嗎？伯爵夫人，我絕對不會不高興的。再者，*quid deceat, quid non*（註一）您是

比誰都明白的。（施禮而退）

（註一）拉丁文，意思是說「有利必有弊。」

雪蘭夫人（向保羅）——她可愛極了！

（他們出；保羅向右，霞痕向左。）

第七齣

雪蘭夫人，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坐在桌子左邊，做繡彩的工作。）

公爵夫人 呀！她會說拉丁文，好好！她在我們這一羣裏頭，不會丟我們的面子了。

雪蘭夫人 我的姑母，您曉得嗎？洛懷爾病得更厲害了。

公爵夫人 他只會害病與我有什麼關係？

雪蘭夫人 怎麼姑母！洛懷爾乃是第二個聖賚羅。他至少佔據了十五個位置。這十五個位

置裏頭，有一個是少年學校的校長。做了這校長，什麼路都通了。這位置該給了洛歇纔好。恰巧今天他回來，國務院的秘書又來吃晚飯，您是知道的。

公爵夫人 是的，這秘書乃是一個新派的人物，叫做什麼杜洛涅的。

雪蘭夫人 今天晚上我要奪取那位置了。

公爵夫人 那麼，現在你想把你的兒子做成一個教師嗎？

雪蘭夫人 這只當做階梯而已。姑母，您該懂得！

公爵夫人 真的，你把你的兒子教成一個學監了。

雪蘭夫人 我把他教成了一個正經的人，姑母！

公爵夫人 唉！是的！索性說了罷！二十八歲的男子，還不會做過一件壞事……我可以打賭！

不怕羞煞人！

雪蘭夫人 三十歲，他可以進國家學會；三十五歲，他可以進議院。

公爵夫人 唉！真的！你同你的丈夫做了的事，又要同你的兒子做嗎？

雪蘭夫人 從前我做錯了嗎？

公爵夫人 唉！若論你的丈夫，我倒沒有什麼好說的：他的心腸很硬，聰明也有限得很……

雪蘭夫人 我的姑母呀！

公爵夫人 你讓我說下去罷，他是一個糊塗蟲，你的丈夫！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一個有規模的糊塗蟲！你把他推到政界裏去，這是自然的。你最拿手的好戲，便

是使他做了農業部長與商業部長。這也並不值得吹牛好，不要說他了；且說洛歇，他該不同了：他很聰明，很有良心——或可以說將來有良心……否則就不是我的外甥了！你想不到這一層嗎？

雪蘭夫人 我想到他的事業，姑母！

公爵夫人 他的幸福呢？

雪蘭夫人 這個我也想到了。

公爵夫人 是的，是的，唉！綠西，是不是他們常常通信，我是曉得的；妙極了！你看，一個有眼鏡

而沒有胸脯的女子……你想到她，就算想到了洛歇的幸福嗎？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您太厲害了。

公爵夫人 一塊隕石落到這裏來，本該只停留兩禮拜，却停留了兩年。一個不通的女士却與許多學者通信，還翻譯叔本華呢！

雪蘭夫人 她乃是一個很正經，很有學問的人。是一個非常有錢的孤兒，是審計院長的姪女兒，審計院長把她寄託給我的……假使她做了洛歇的妻子，真是一個……

公爵夫人 這一塊英國冰嗎？……唉！……只要他同她接一個吻，怕不把他的鼻子凍裂了！總之，你走錯了路了，你曉得嗎？先說，畢拉克早已有意於她。是的，而教授呀！他向我不知調查了多少話了……再者，她也有意於他。

雪蘭夫人 綠西嗎？

公爵夫人 是的！綠西！哪裏會錯呢？而且，她是像你們一樣的。你們裏頭，哪一個不愛他愛到發狂？……唉！我也許比你**知道多些**。不！不！綠西不該配給你的兒子。

雪蘭夫人 是的，該是胥珊，我是曉得您的計畫的。

公爵夫人 而我也不瞞你！是的，我把胥珊帶到這兒來，便爲的是想把她嫁給他。我要他做

她的保護人兼幾分教師的責任，無非想要他娶她。他不能不娶她的，我已經計畫好了。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您的計畫是不要我參加的嗎？我永遠不會贊成的！

公爵夫人 爲什麼呢？這孩子乃是一個……

雪蘭夫人 這孩子，她的來原靠不住，她的品行靠不住，她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沒有規矩！

公爵夫人（發笑） 我在她這樣年紀的時候，完全與她一樣！

雪蘭夫人 又沒有家財，又沒有身世。

公爵夫人 沒有身世！我那可憐的喬治，這樣美，這樣好，這樣有勇氣，你還嫌什麼？……總之，

她是你的丈夫的表姪女兒啊！

雪蘭夫人 她是一個私生兒！

公爵夫人 私生兒！私生兒又怎麼樣？哪一家的孩子不是私生的？難道是公生的嗎？……不

怕笑煞人！再者，喬治已經承認了。再者，再者，你不肯也是枉然的。假使鬼神作祟……而

我也願意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鬼神是作祟的，却不適合您的希望。乃是您走錯了路了。

公爵夫人 唉！是的！你同我說過的。那教授！那畢拉克！依你說起來，聽他的演講的人一定是愛他的了？

雪蘭夫人 但是，姑母，她不會錯過一次的演講，還寫筆記，寫下來還加以整理呢！很認真地工作呢！當他在這裏的時候，她沒有一分鐘離開過他，他的話都給她記熟了。您以為這都爲的是科學嗎？不要騙人罷！她並不是愛科學，却是愛學者，這是很顯明的了！我們只看她與綠西便知道了，她在吃醋呢！許久以來，她變了風流了，性情也改了！唱呀！做冷臉呀！她的臉孔時而紅，時而白，時而笑，時而哭……

公爵夫人 妙呀！春雨來了，春花開了！可憐的孩子，她在這兒也討厭够了！

雪蘭夫人 這兒嗎？

公爵夫人 不是這兒是哪兒？你以為人家在這兒很開心嗎？先說我罷，你懂嗎？先說我罷……

：假使我只有十八歲，你以爲我肯在這兒伴着你那一班老婦人與老頭子嗎？我非跟少年人走了不可！誰年紀輕，我就愛誰；誰長得標緻，我就愛誰！誰最能夠奉承我，我就愛誰！我們女人家，只有一件事不討厭，這便是愛人與被愛於人！我年紀越老，越覺得世上沒有別的幸福。

雪蘭夫人 還有更重大的事呢，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還有比愛情更重大的事嗎？不要騙人罷！人們所以做別的事情者，無非是因爲此路不通！老了的人有的是假牙齒，也就有的是假幸福。世上只有一種真幸福，唯一的幸福就是愛情！是愛情，我說！

雪蘭夫人 您太浪漫了，姑母。

公爵夫人 甥婦，這是我的年紀使成的。女人們有兩次的浪漫期：十六歲的時候，爲自己而浪漫；六十歲的時候，爲他人而浪漫。總而言之，你想要綠西嫁你的兒子，我却要胥珊嫁他；你說胥珊愛畢拉克，我却說是綠西。也許我們二人都錯了。讓洛歇自己判斷去罷。

雪蘭夫人 怎麼？

公爵夫人 是的；我要把一切的境況說給他聽。我也等不得許久，一會兒他到家的時候，我馬上告訴他。

雪蘭夫人 您想要……

公爵夫人 呀！他是她的保護人！該使他曉得纔是！（自語）而且我想要激他一激，他這人，非激他不可。

第八齣

雪蘭夫人，公爵夫人，綠西。

（綠西穿着露肩艷服，一幅圍巾。）

綠西 夫人，我想是您的兒子回來了。

雪蘭夫人 伯爵回來了！

公爵夫人 洛歇回來了！

綠西 他的車子到了院子裏了。

雪蘭夫人 畢竟他來了！

公爵夫人 你怕他不回來嗎？

雪蘭夫人 我怕他錯過了時候……是的，爲的是那一個位置的緣故。

綠西 呀……他曾經寫信告訴我，說他今天禮拜四可以到家。

公爵夫人 你因爲想要早些看見他，便連那教授的演講也不去聽了嗎？這倒難得。

綠西 哦！我不爲的是這個，夫人。

公爵夫人（低聲向雪蘭夫人） 你瞧……（高聲）不是嗎？那麼怎樣？

綠西 不……我因爲找東西……我……這是別的事情糾纏着我的。

公爵夫人 我想：您穿這麼漂亮的衣服，不爲的是那所謂叔本華吧？

綠西 但是，夫人，今天晚上我們不等候什麼客嗎？

公爵夫人（低聲向雪蘭夫人）顯然說的是畢拉克了。（向綠西）您打扮得漂亮極了。

只可惜這一副討厭的眼鏡子……爲什麼您戴這種醜東西呢？

綠西 否則我就看不見了，夫人。

公爵夫人 很有道理！（自語）她倒很講實用；要是我呢，我最怕這個……還不要緊，她不

像我意料中那麼瘦。英國婦人往往有出人意外的好處哩。

雪蘭夫人 呀！您看！我的兒子來了。

第九齣

同上人物，
洛歇。

洛歇 媽媽呀！媽媽……我看見了您，多麼快樂啊！

雪蘭夫人 我親愛的孩子，我也一樣呢。（伸手給他，他吻她的手。）

洛歇 許久不見了……再來一個吻罷！（又吻她的手。）

公爵夫人 怪裝腔作勢的！

雪蘭夫人（指賚威爾夫人給他看） 我的親愛的，公爵夫人在這裏。

洛歇 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你該叫我做姑母，還同我接吻

洛歇 我親愛的姑母……（他上前想要吻她的手）

公爵夫人 不……不……該在臉上，我呢，非在臉上不可。我這樣年紀的人，正該利用這種

小機會……你看……你老是像個學監呢！你已經留起鬍子來了。這麼一來，你這孩子

越發顯得乖了。

雪蘭夫人 洛歇，我希望您剃去您的鬍子……

洛歇 是的，母親，請放心罷……呀！綠西；日安，綠西……

綠西 日安，洛歇！（握手）您旅行很好嗎？

洛歇 是的，是一個很有趣的旅行。一個差不多未經發見的地方，您想想看！真是我寫信給

您所說的話：這乃是學者，詩人，藝術家的礦山哩。

公爵夫人（坐） 還有女人們呢？你把那邊的女人們說給我聽。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

洛歇（詫異） 什麼女人，姑母？

公爵夫人 自然是東方的美人啦。似乎……唉！壞孩子！

洛歇 姑母，我老實說，時間不够，所以我不會考察到這一種小節。

公爵夫人（生氣） 小節！

洛歇（陪笑） 而且政府差我去，也不為的是這個。

公爵夫人 那麼，你看見的是什麼？

洛歇 這個您可以在考古學雜誌上讀到。

綠西 您敘述的是亞洲西部的殉葬物，是不是，洛歇？

洛歇 是的呀！綠西，那邊有的是古墓……

綠西 呀！古墓！

公爵夫人 噯呀！噯呀！這種高調，這種費話，等你們只有兩個人的時候再談罷。你同我說一說，你該是很疲倦了？……你此刻纔從那邊回來嗎？

洛歇 呀！不姑母，我昨天晚上已經到了巴黎了。

公爵夫人 你看了戲來嗎？

洛歇 不，我只去見了總長。

雪蘭夫人 很好。他同你說了什麼話？

綠西 我走了。

雪蘭夫人 呀！綠西，您不必走。

綠西 不，我走了合規矩些，等一會我再來……一會兒見，洛歇。

洛歇（握她的手） 一會兒見，綠西。

公爵夫人（自語） 若論這兩個人，我包管他們很平靜，再沒有人比他們更平靜了。

(綠西出，洛歇送她到右邊門口，雪蘭夫人在桌子另一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第十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綠西)

雪蘭夫人 說罷，那總長同你說了什麼話……

公爵夫人 呀！真的！過了許多時間了，該說入題了……

洛歇 他問我這一次旅行的結果，要我在最短的期限內做一個報告。等到他把報告呈報之日，他給我一種褒獎。這種褒獎您可以猜得中的，不是嗎？(說時，把衣鈕間的騎士徽章指給他母親看。)

雪蘭夫人 你做了軍官嗎？很好。但我還有更好的。往後呢？

洛歇 他還吩咐我回來向母親表示敬意，請您記掛着他，爲的是那議案。

雪蘭夫人 如果他記掛着我們，我便記掛着他……你馬上就該做你的報告，不要遲誤了。

洛歇 我即刻就着手。

雪蘭夫人 大總統家裏你遞了名片沒有？

洛歇 今天上午就遞過了；還有伯利葉將軍與衛爾峯夫人的家裏也都遞過了。

雪蘭夫人 很好！要教人家曉得你回來了纔是。再者，我要把一張稿子送到報館裏去登一登。說到這裏，我要指摘你一下。你從那邊寄回來的文章寫得還好；只一層，我詫異得很，我發見你傾向到……教我怎麼說好？是在文章的格調上說，你傾向到想像一方面。你往往離了本題去描寫風景……甚至於夾雜有些詩……（沈痛地責備說）好孩子，你寫的是繆塞的詩呢。

公爵夫人 是的！是的！繆塞的詩差不多是開心的作品，你應該避免纔對啊！

雪蘭夫人 我的親愛的，公爵夫人說的乃是笑話。但是我請你到底避免詩歌纔好……做文章關於正經的事情的時候，就該正經。

洛歇 媽媽，我不相信……我們從哪裏可以知道一本書不是正經的書呢？

公爵夫人（拿一本書給他看）我的親愛的，不曾割開的書，乃是正經的書！（註一）

雪蘭夫人 你的姑母說得太過了；但是，你聽我說，不可要詩。現在我們要等的六點鐘纔吃

晚飯。你還有一個鐘頭可以做你的報告。我不留你坐了；工作去罷，去罷……

公爵夫人 等一等！……現在你們的衷情都露洩完了，請你談一談我們的事情罷。胥珊呢，

怎麼樣？

洛歇 呀！可愛的孩子，她哪裏去了？

公爵夫人 她聽「比較文學」去了，我的親愛的。

洛歇 胥珊嗎？

公爵夫人 是的，她去聽畢拉克的演講。

洛歇 畢拉克……誰是畢拉克……

公爵夫人 她是這一個冬季的幸運兒。是一個時髦的學者，是師範學校的道長裏頭的一

（註一）意思是說人家討厭正經的書，不肯割開來看。

個。他會奉迎女人們，女人們也奉迎他，因此他就出風頭了。奧哥利王妃給他迷住了；豈但是她，我們一班老婦都是一樣的！那王妃想出一個法子來，叫他在她的敍雅廳裏每禮拜演講兩次，表面上說是講文學，而實際上她的目的在乎談天。你的受護人看見整個的婦女社會都給那年輕的，可愛的，會吹牛的村學究迷住了，她自己也跟着衆人一樣！你看！

雪蘭夫人 用不着說這個，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對不起，他是她的保護人，他應該曉得一切。

洛歇 姑母，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公爵夫人 我的意思是說：肯珊愛上了那教授了……你懂嗎？

洛歇 肯珊……不要說了罷！她只是一個小小的女兒家！

公爵夫人 唉！一個女兒家變成一個婦人，要不到許多時候的。你曉得嗎？

洛歇 肯珊嗎？

公爵夫人 總之，你的母親是這樣說的。

雪蘭夫人 我說！我說這個……這位小姐顯然在邀一個男人的恩寵。這男人太正經了，是不會娶她的；但是他平日愛在女人身上用功夫，同她玩一玩是有的。我說：在我的家裏，這一件事只能達到非禮的地步，還不能到沒廉恥的地步哩。

公爵夫人（向洛歇） 你聽見嗎？

洛歇 但是，媽媽，您這話使我詫異得很！胥珊嗎？我從前給她穿短衣，爬樹子。有時候我罰她做功課。有時候她跳到我的膝頭上來，叫我做爸爸……不要說了罷……這是不可能……她要變壞，也變不得這樣早……

公爵夫人 變壞嗎？她曉得戀愛就算變壞了嗎？唉！你真不愧是你母親的兒子！怪不得！怪不得……至於你說還早，我像她的年紀的時候，我早已春情發動了……那時候，我好比一個輕騎兵，藍色的衣服，銀色的帽子，漂亮極了……這輕騎兵却像他的腰刀一樣笨。但是，到了這年紀……一顆新的心，好比一座新的房子，揩牆的人却不是真的住客呢！

總之，似乎畢拉克……呀！這是似是而非的；但是少女們近了男子，總該當心她們纔是。
（自語）我自己不相信一個字，但是這個可以激他……（高聲）因此，我勸你也不必做報告了，你只照管她，專心照管她，我就疼你了。

第十一齣

雪蘭夫人，公爵夫人，洛歇，肯珊。

肯珊（蹣跚地走進來，躲在洛歇背後，兩手掩住他的眼睛。）咕咕……

洛歇（站起來）呢？

肯珊（走到他的面前挺立着）呀！我在這裏了。

洛歇（詫異）呢！小姐……

肯珊 不是好人！……自己的女兒也不認得。

洛歇 肯珊！

公爵夫人 他臉紅了。

胥珊 喂！你不同我接吻嗎？

雪蘭夫人 噯呀！胥珊！這是不合規矩的……

胥珊 同父親接吻也不合規矩嗎？……說得好！

公爵夫人（向洛歇） 噯呀，你就同她接吻罷……

（他們接吻）

胥珊 我歡喜得很！你想想看，我不知道你今天回來！剛纔聽演講的時候，聖賚羅夫人纔告訴我的；於是，我一聲不響……恰巧我坐近門口……我悄悄地溜了出來，跑到了火車站……

雪蘭夫人 一個人嗎？

胥珊 是的，只我一個人！唉！開心得很……最奇怪的乃是……你們聽我說就知道了……我跑到了賣票處，却沒有錢！旁邊有一位先生正在買票，他願意替我買一張。這是一個

很有禮貌的少年人，他恰巧是到聖日耳曼來的。還有一位很可敬的老頭子，他也願意替我買票；再來第三個，末了却是車站裏的男人們都來……他們都是搭火車到聖日耳曼來的。他們都說：「小姐，請您容許我……我非替您買不可……我買，小姐，我買……」我結果是挑選了那可敬的老頭子，這纔合規矩些。

雪蘭夫人 你接受了嗎？

胥珊 嚶唷！難道叫我不回來不成！

雪蘭夫人 一個不認識的人，你也接受他的嗎？

胥珊 一個可敬的老頭子，有什麼要緊……呀！他這人真好，他扶我上了車室……呀！好極了！他們都好！他們都上了車，都是很和氣的樣子！他們掀起了窗鏡子，各自找位置給我坐，各自獻殷勤：「這裏坐罷，小姐……不，這麼一來，您坐逆了……喂！這兒來罷；小姐，這兒沒有太陽……」看他們，時而扯一扯套袖，時而捋一捋鬍子，完全把我當做一個婦人了……呀！真的！自己一個人出門多麼有趣啊……只有那可敬的老頭子同我說話，

說他的田地很大……田地大不大，與我有什麼相干？

雪蘭夫人 這太荒唐了！

胥珊 呀！不但是最奇怪的，乃是車子到了的時候，我的錢袋子也就找着了！原來只落在我衣袋裏……於是，我奉還了那可敬的老頭子的錢，恭恭敬敬地向那些先生們施禮，然後我纔溜走了。呀！他們一個個眼怔怔地望着我……（向洛歇）喂，像你一樣……你怎麼樣了……再吻我一吻罷……

雪蘭夫人（向公爵夫人）您看，這種非禮，比別的更厲害了。

胥珊 這是非禮嗎？

雪蘭夫人 一個女兒家單獨地在路上走！

胥珊 綠西不也常常一個人出去嗎？

雪蘭夫人 她並不是十八歲。

胥珊 我曉得！她至少有二十四歲了！

雪蘭夫人 綠西曉得自己檢點。

胥珊 爲什麼因爲她有一雙眼鏡嗎？

公爵夫人（笑） 噯呀！胥珊……（自語）這乖孩子，我真愛她！

雪蘭夫人 綠西不會給人家送到教養院裏去過。

胥珊 唉！這個是沒有道理的。我一說你就明白了。當我不耐煩的時候……

雪蘭夫人 說也沒有用處，你的保護人是曉得的……

胥珊 是的，但是他不曉得是什麼緣故……你聽我說，你就曉得這事情有沒有道理了。當

我在課堂裏十分不耐煩的時候，我想要到花園裏去，於是故意使人家趕我出來，你懂嗎？……呀！容易極了！……我有一個辦法！在大家靜默的當中，我忽然嚷道：「呀！福祿特

爾真是一個天才！」於是那賽拉費恩姑娘即刻向我說道：「出去！小姐！」你看，花不了

許多時間，却沒有不成功的！有一次，天氣很好，我從窗玻璃望出去，忽然叫起來：「呀！福

祿特爾真是一個天才！」叫了之後，我專候人家趕我。人家一聲不響……我又叫：「呀！

福祿特爾……「人家還是不響……大家只靜默着。我詫異得很，回頭一看，則見院長正在那裏，她進來的時候我沒有聽見呢！糟糕！她並不把我趕到花園裏去，却把我趕到這兒來！好也罷……現在我不是女兒家了，已經是一個婦人了，還用得着教養院嗎？……

雪蘭夫人 依您的行爲看來，像個婦人嗎？聖賚羅夫人怕不就心死了！

胥珊 唉！演講差不多已經完了；一會兒她就同別的夫人們與畢拉克先生都來了……呀！今天是他演講……呀！

公爵夫人（望洛歇） 唔！

胥珊 呀！夫人們都拍掌！我敢向你們擔保，人家聽他的演講，沒有一次不拍掌的……再說他的打扮……真像聖克羅德結婚的時候一樣……呀！他真是……（吻手指作響）美極了！

公爵夫人（望洛歇） 唔！

胥珊 美極了……只聽夫人們嘖嘖地嘆道：「呀！可愛！可愛！」盧登夫人哈哈大笑，笑的聲音像一隻印度豬。我不喜歡這婦人！

公爵夫人（望洛歇） 唔（向胥珊）那麼，這就是你聽演講的筆記嗎？……

胥珊 我嗎？……呀！我另外還有筆記呢。（向洛歇）你等着瞧罷。

公爵夫人（把胥珊進來時放在桌上的筆記簿子拿起，向洛歇。） 我們就可以看。（五點

鐘響了）五點鐘了呀呀！我的散步（低聲向洛歇）喂，說到畢拉克，你覺得事情有什麼兩樣嗎？……

洛歇 不，我……

公爵夫人 你尋思罷！你考查罷！你校勘罷！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值得研究的。

洛歇 我一點兒不懂。

公爵夫人 這是你的責任！

雪蘭夫人（自語） 真是枉費工夫！

公爵夫人（望着洛歇，自語。）這可以激他一激。

胥珊（注視衆人，自語。）他們怎麼樣的？

第十二齣

洛歇，
胥珊。

胥珊 你抬起眼睛釘住我！……因為我是一個人回來的嗎？……你生氣了嗎？

洛歇 不，胥珊；但是您該懂得……

胥珊 但是，你叫我做「您」，不是生氣是什麼？

洛歇 不，但是到底……

胥珊 那麼，是因為你覺得我現在是一個婦人了？不是嗎？……呃？……是的？……那麼，說出

來罷！說出來罷！……我倒快活得很！

洛歇 是的，胥珊，您現在是一個婦人了；正因如此，越發應該監督您。

胥珊（將身緊湊着他） 是的，那麼，你責罵我能，我很願意給你責罵。

洛歇（輕輕地把她推開） 噯呀！您坐到那邊去罷！

胥珊 等一等！你叫我做「您」；那麼，你希望我也叫你做「您」了？

洛歇 這樣纔好些。

胥珊 呀！這個倒開心得很……可惜不容易！

洛歇 還有許多別的禮貌，此後您都應該遵守，人家責備您就在這一點……

胥珊 是的，是的，我曉得：畢拉克先生往往說我沒有規矩。

洛歇 呀！畢……

胥珊 但是，你要怎樣……真沒有法子……這不是我的錯過，你相信我罷，「您」相信我

罷……你看，不容易得很！我曾經打定了主意，等你……等「您」回來的時候，要使你

……要使「您」……唉！我說不來！算了罷！下次再叫你做「您」罷！是的，我曾經打定

了主意，等你回來的時候，要使你看見我像綠西一般結實，要使你知道我用了許多工

夫……我用功半年了……忽然間，我聽說你回家……嗚呼！半年的工夫，沒有一點兒效果！

洛歇（責備的語氣）沒有一點兒效果！

胥珊 是的，你來了，我快活得很……我如此愛你！如此愛你！愛到了極點了！……

洛歇 胥珊！您說話往往不知道字眼的分量，您該改了這種習慣纔好。

胥珊 怎樣？我不知道字眼的分量嗎……我比你還知道呢……我愛你到了極點，你聽見

嗎？看你那怪樣兒，你不愛我嗎……爲什麼你有這個怪樣兒……你不是愛我勝於愛

緣西了？

洛歇 胥珊！

胥珊 我曉得！你不是就要同她結婚嗎？

洛歇 胥珊……

胥珊 人家告訴我了。

洛歇 不要說罷……不要說罷……

胥珊 那麼，爲什麼你寫信給她呢？……是的，你寫了二十七封信給她！……呀！我已經數過了……二十七封。

洛歇 信裏只說些事情……

胥珊 今天早上還有一封……都說的是些事情嗎？喂，今天早上那一封信裏，你寫的是什麼？

洛歇 我只說禮拜四可以到家。

胥珊 說你禮拜四到家真的？那麼，爲什麼不告訴我，要是你告訴了我，我是迎接你的第一個人了。

洛歇 我去了之後，不曾寫信給您嗎？還常常寫呢。

胥珊 唉！常常……十次還只寫得很低，寥寥的幾行，說些無聊的話，活像寫給一個嬰孩！我不是一個嬰孩了；半年以來，我考慮了許久；我學會些事兒了……

洛歇 什麼……什麼事情？（胥珊把頭俯靠着他的肩，哭。）胥珊，您怎麼樣了？

胥珊（拭淚欲笑） 唉！而且我努力工作……很用功；你曉得，我恨的是鋼琴……現在我

却會彈叔曼的調子（註一）了；你說硬不硬？

洛歇 唉……

胥珊 我給你彈一曲，好不好？

洛歇 不，遲些罷。

胥珊 你說的話很對……而且我有了學問了。

洛歇 是的，您聽畢拉克先生的演講；那麼，是畢拉克先生替代了我了？

胥珊 是的。呀！他爲人很好呀！他呢，我也愛！

洛歇 呀！

胥珊（連忙地） 你同他吃醋嗎？

（註一）叔曼（Schumann）是十九世紀德國的鋼琴家。

洛歇 我嗎……

肯珊 唉！說出來罷，我懂得。我自己也就吃醋……唉！但是你，你爲什麼吃醋呢？你與別人完全不同……你不是我的父親嗎？

洛歇 請您容許我說，您的父親……

肯珊 你怎麼樣了？噯！你像當年一般地嬌我一嬌好不好？

洛歇 像當年一般嗎？不！

肯珊 怎麼不呢？怎麼不呢？……像當年一般。（上前欲吻）

洛歇 肯珊！唉！不，這個不行了。

肯珊 爲什麼？

洛歇 噯呀！去罷！呿呿呿！（他坐在安樂椅上）

肯珊 我很喜歡聽你的呿呿呿！

洛歇（又叫呿呿呿）我勸您規矩些罷。

胥珊 呀……今天的規矩已經够了。（笑着搓弄他的頭髮）

洛歇 去罷……您是一個大的女子了……

胥珊 唉！假使是綠西呢……

洛歇 你去罷！噯呀！

胥珊 你叫我做「你」該罰！（坐在他的膝上，吻他。）

洛歇 胥珊！再來一次……

胥珊 是的，再來一次。（又吻他）

洛歇（推開她，自己站起來。） 真難堪！

胥珊 我鬪弄了你了，不是嗎？算了罷！我去找我的筆記來給你看，我們就會和氣起來的……

……（她到了門口，停了脚步向外望。呀！夫人們陪着畢拉克先生來了！怎麼？綠西穿起

露肩衣來了嗎？等一等！我也把我的穿一穿！（跑出）

洛歇（獨自一人，十分不自在。） 真難堪……

第十三齣

洛歇，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喂？

洛歇 喂？

公爵夫人 看你是很動心的樣兒啊！

洛歇 唉！……她很有情了……也許太有情了！

公爵夫人 我勸你可憐你自己罷……你沒有發現什麼嗎？我呢，我却發現了這個……

（在胥珊的筆記簿裏抽出一張相片）

洛歇 這相片是……

公爵夫人 是那教授的相片……

洛歇 在她的日記簿裏！

公爵夫人（淡淡地） 是的，但是這個……

洛歇 呀！請您容許我，這個……

婦人們（在外面） 這一次的演講真可贊美……好極了！

公爵夫人 他來了！一件寶貝，伴着他的衛隊來了！

第十四齣

同上人物，畢拉克，阿麗柯夫人，盧登夫人，聖賚羅夫人，雪蘭夫人，綠

西。

聖賚羅 好極了……他的演講好極了！

畢拉克 聖賚羅夫人，請您寬容我！

盧登 真是意想中的人物……你們曉得嗎？意想中的人物！

畢拉克 侯爵夫人……

阿麗柯夫人 美啊……美啊……美啊……呀！我愛極了！

畢拉克 噯呀！阿麗柯夫人！

盧登 夫人們，我們說老實話罷：他的演講危險極了！但是，這不是他習慣上的罪孽嗎？

畢拉克 請您不要說罷，盧登夫人。

盧登 唉！先說我，我就是很愛您的才能的人，是的，愛到發狂了！非但愛您的才能，而且愛您！

……唉！我不瞞人家，我到處說這話！很不要臉地說這話……您是我的天神……我像崇拜神佛一般地崇拜您……

阿麗柯夫人 你們曉得嗎？我的玉牌上還刻有他寫的字呢？（說時指頸上的玉牌給大家

看）這兒不是？

盧登夫人（示其胸） 我呢，我有他的一枝筆，這兒不是？

公爵夫人（向洛欵） 一班老狐狸精……

盧登夫人（向雪蘭夫人） 呀！伯爵夫人，您爲什麼不去聽這一次的演講呢？

雪蘭夫人（介紹洛歇） 我不去的原因在此！夫人們，這是我的兒子。

婦人們 呀！伯爵！

盧登夫人 充軍的人回來了！

洛歇（施禮） 夫人們！

雪蘭夫人（介紹畢拉克給她的兒子） 這一位是畢拉克先生……這一位是洛歇雪蘭伯爵。

盧登夫人 雪蘭夫人有事纏住了她，不得不缺課，這個我承認；但是綠西呢？綠西，您呢？

綠西 我在這裏有事情。

盧登夫人 您不去，他沒有他的女詩神了。

畢拉克（很客氣地） 呀！侯爵夫人，我可以答覆您：您就是另一個女詩神。

盧登夫人 他真是個可人兒！（向綠西）呀！您不曉得您錯過了什麼機會了。

綠西 唉！我曉得……

阿麗柯夫人 不！她不曉得！她錯過了一場熱烈的情緒的奔流！

盧登 她錯過言語的美味與思想的妙諦！

畢拉克 在這麼一個講座上，誰敢自誇口才呢？

公爵夫人 今天他演講的是什麼？

衆人 講的是愛情！

公爵夫人（向洛歇。） 自然啦！

阿麗柯夫人 他說得像一個大詩人！

盧登夫人 像一個大學者！像一個幻想的心理學家！像一具古琴，像一張解剖刀！……這是

……呀！只有一件我不贊成：他說愛情是本能的。

畢拉克 不過，侯爵夫人，我說的是……

盧登夫人 唉！這個不行！不行！

畢拉克 我說的是自然界的愛情。

盧登夫人 本能嗎！夫人們，幫我的忙罷！綠西，我們該努力自衛！

畢拉克 侯爵夫人，您拉得不巧，密司華特桑恰是主張本能的。

聖賚羅夫人 綠西，真的嗎？

盧登夫人 本能！

阿麗柯夫人 愛情中有本能！

盧登夫人 這麼一來，把靈魂裏的鮮花都偷了去。綠西，依您說，愛情却是無所謂好歹的了。

綠西（冷冷地） 夫人，這上頭說不上好歹，只是人類的生活的狀態。

婦人們（抗議） 哦！

公爵夫人（自語） 不錯，她是主張實用的！

盧登夫人（生氣地） 喂！你汗鬚了愛情了！

綠西 亨忒與達爾文……

盧登夫人 不！不！不！肉體的宿命論，我比誰都明白些。我知道我們不能不受物質的制御與

壓迫；但是至少要給我們的靈魂留一個位置，使我們的純粹的精神作用不至於無地安身啊！

畢拉克 但是，侯爵夫人……

盧登夫人 不要說了！您這人真不好！我不願意打我的天神，打天神是有罪的；但是我不滿意您。

公爵夫人（自語） 好一個滑稽婦人！

畢拉克 我希望你們讀了我的書之後，我們就不會再爭了。

盧登夫人 什麼時候呢？什麼時候呢？！全世界的人都等這一本書看！但是始終不見出版，連書名也不曉得！

衆人 書名是什麼？至少說個書名！

阿麗柯夫人 綠西，您該要求他說出來！

綠西 是的！書名是什麼？

畢拉克（半晌，向綠西。）書名叫做畢氏雜掇。

盧登夫人 呀！書名漂亮極了……但是什麼時候呢？

畢拉克 我催着出版，因為我在謀一件差事，有了這一部書，越發顯得我有就這一件差事的權利。

雪蘭夫人 您在謀什麼差事呢？

阿麗柯夫人 他還希望要什麼差事嗎？

盧登夫人 他！他是仙人的義子，還謀差事！

畢拉克 天啊！那可憐的洛懷爾病勢很重，您是知道的。我不怕你們見笑，我老實說，我已經

接洽了少年學校校長的位置，萬一洛懷爾有了不測，那位置就是我的了。

公爵夫人（向雪蘭夫人）三個人候補了！

畢拉克 夫人們，萬一有了機會，我全仗諸位夫人的大力。

婦人們 放心罷，畢拉克。

畢拉克（走向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您呢，我可以希望您幫忙嗎？

公爵夫人 唉！我嗎？在未吃飯以前，千萬不要問我；我合着了盧登夫人的話，我是受物質的
控制的，先吃了飯再說罷。（鐘鳴）喂！第一次鐘響了，您只須再等一刻鐘。您穿衣去罷，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再談。

雪蘭夫人 吃飯！杜洛涅先生還沒有來呢，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呀！我不管！等到了正六點鐘的時候，他來，也吃，不來，也吃……

雪蘭夫人 不來，也吃！他是一個國務院的祕書呀！

公爵夫人 唉！在共和國體之下，管他呢！

（胥珊拿着筆記簿子入，走去放在右方的桌子上。）

雪蘭夫人 我接他去。（向畢拉克）我親愛的教授，我叫人家指示您的房間。（按鈴，福朗

素華入。）

畢拉克 用不着，伯爵夫人，我榮幸得很，自己還認得路哩。（低聲，向綠西。）您收到了我的

信嗎

綠西 是的，但是……

（畢拉克作勢叫她住口，鞠躬，從右邊出，往內宅去了。）

盧登夫人 夫人們，我們去罷，去打扮得很好看的，來奉陪天神。

阿麗柯夫人 去罷！

雪蘭夫人 綠西，您同我走，好不好？

綠西 我願意極了，夫人。

盧登夫人 您是這種的打扮嗎？我的親愛的，您不怕春寒嗎？

綠西 呀！我不冷。

盧登夫人 真的，您是所謂青女素娥。至於我呢，我非常地怕這春天的溼氣。（與阿麗柯夫

人從左方出，向內宅去了。）

（當是時，綠西正想要隨雪蘭夫人到園裏去，福朗素華止住她。）

福朗素華（向綠西） 密司，我仍舊找不着您那一張字紙。

胥珊（撥開桌上的文件，預備安置那筆記簿子；文件堆裏一張玫瑰色的字紙落下來了，她

拾起來，自語） 一張玫瑰色的字紙。（注視那紙）

綠西 呀！是的，今天早上的一封信。

胥珊（連忙把字紙藏在身後，自語） 原來是今天早上的一封信！

綠西（一面走，一面說） 好！不必再找了！找也沒有用處。（出，向花園裏去，福朗素華隨出。）

第十五齣

公爵夫人，洛歇，胥珊。

胥珊（先日送了綠西，然後注視洛歇，自語） 原來是今天早上的一封信！

公爵夫人 怎麼？你也還不會打扮好嗎？你來這兒幹甚麼的？

(胥珊只管呆望洛歇，不答。)(向公爵夫人)

洛歇 呀！這是她的筆記簿子。請您給我，胥珊。(他走向胥珊，胥珊把筆記簿子遞給他，仍舊呆望着他，不說話。)(她怎麼樣了？)

公爵夫人 我們看一看這筆記！

(公爵夫人坐在左邊，洛歇走向她，胥珊在右邊，近桌，左手拿着那一張字紙，想要悄悄地展開，不讓人家看見。)

洛歇 (注視胥珊，詫異地自語) 奇了！

公爵夫人 (拉洛歇近她，說) 放近些！唉！我的眼睛……

洛歇 (把筆記簿子放低些，同時溜眼瞧着胥珊，忽然把公爵夫人的手臂一拉，低聲說道) 姑母！

公爵夫人 (低聲向洛歇) 你怎麼樣？

洛歇 請您留心看！不要抬頭！她在唸些什麼！一封信！您看見嗎？她躲着看的，您看見嗎？

公爵夫人 是的！

肯珊（展開字紙，唸）「我禮拜四來。」（詫異地）原來是洛歇的！他今天早上給綠西的信！（注視那字紙）但是爲什麼寫的是反筆字，又不簽名呢？（唸）「晚上十點鐘在花廳裏。您務必假說頭痛。」呀！

公爵夫人 這是怎麼一回事？（叫）肯珊！

肯珊（嚇的一跳，把拿着信的手藏在背後，轉身向公爵夫人。） 姑母？

公爵夫人 你在那兒唸什麼？

肯珊 我嗎，姑母沒有唸什麼……

公爵夫人 我似乎覺得……你這兒來。

肯珊（她的身本靠着桌子，左手藏在背後，她順勢把那信放到桌上，用些書蓋住。） 哼！姑

母……（走向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自語） 呀！奇了！真是令人不解。

胥珊（走近公爵夫人身邊）姑母，您叫我來做什麼？

公爵夫人 你去給我拿一件外套來。

胥珊（躊躇地）但是……

公爵夫人 你不肯嗎？

胥珊 肯的……肯的，姑母。

公爵夫人 外套在我的房間裏去罷！（胥珊出，向洛歇。）桌子上，快去！

洛歇 什麼？

公爵夫人 一封藏起來的信！我已經看見了！

洛歇 藏起來……（走近桌子，搜尋。）

公爵夫人 是的，在那角兒，那黑書的下面！你不看見嗎？

洛歇 不……呢，看見了……一張玫瑰色的字紙！（拿起那信，一面看，一面送到公爵夫人

跟前。）唉！

公爵夫人 什麼？

洛歇（唸） 「我禮拜四來。」原來是畢拉克的！

公爵夫人（搶過那信細看） 誰的……還不會簽名呢！而且這些字……

洛歇 是反筆字，不錯。唉！這位先生倒小心得很！但是禮拜四來的，不是他便是我了！

公爵夫人（唸） 「晚上十點鐘在花廳裏。您務必假說頭痛。」原來是一個約會！（把信

遞給他）快快快！快快快！放到原地方去！我聽見她來了。

洛歇（心亂） 是是……（把信放回原處）

公爵夫人 此刻你再到這兒來罷。

洛歇（心亂） 是是！

公爵夫人 快快！（洛歇在她身邊坐下）放鎮靜些！她來了……（背珊入，公爵夫人假意

翻閱筆記高聲說）呢！很好！好極了！

背珊 姑母，您的外套拿來了。

公爵夫人 好孩子，謝謝你。（低聲向洛歇）你也該說說話呀。

（胥珊走到桌邊，拿了那信，還在桌子望了一望，轉身如前站着。同時，洛歇說話。）

洛歇（心亂） 真的，這上頭可以看得出她有……驚人的進步……我驚奇得很……

（指胥珊，低聲向公爵夫人。）姑母！

公爵夫人（低聲） 是的，他又拿起那信了，我已經看見了。（鐘鳴。公爵夫人高聲。）第二

次鐘響了！胥珊，快穿衣去罷，否則你打扮不好了吃飯的！

胥珊（望洛歇，自語。） 他同綠西有約會！

（她踏在洛歇的脚上，一言不發，仍舊注視着他，在他的手裏取過了筆記簿子，扯碎了，怒氣沖沖地摔在地上，出。）

第十六齣

公爵夫人，
洛歇。

洛歇（心中害怕，轉身向公爵夫人。） 姑母？

公爵夫人 一個約會！

洛歇 畢拉克約的！

公爵夫人 不要說了罷……

洛歇（倒在椅子上） 我周身發抖，活像一個沒有手腳的人了！

（外面有人聲；後方的門開了。）

公爵夫人（向外望） 杜洛涅來了！衆人也來了！可以吃飯了……喂！去穿你的衣服去罷！

去了來你就安靜了，你看，你的臉色變了……

洛歇 胥珊！這是不可能的！（出）

公爵夫人 對啊！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到底……

第十七齣

公爵夫人，雪蘭夫人，杜洛涅，聖賚羅，聖賚羅夫人，（不久以後）綠西，

盧登夫人，阿麗柯夫人，畢拉克（綠西三人圍繞着他進來。）

雪蘭夫人（把杜洛涅介紹給公爵夫人）姑母，這一位是國務院秘書杜洛涅先生。

杜洛涅（施禮）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我親愛的杜洛涅先生，不瞞您說，我幾乎不等您吃飯了。

杜洛涅 公爵夫人，請您原諒我，我的事情多得很，實在忙得不開交。我請您容許我早些回去，好不好？

公爵夫人 先生說哪裏話？我自然願意的了。

雪蘭夫人（很爲難地）這一位是畢拉克先生！

杜洛涅（看見雪蘭夫人把畢拉克介紹給他）先生！

（畢拉克與他握手，二人談話。）

雪蘭夫人（回向公爵夫人）姑母，請您寬容他罷。

公爵夫人 寬容你那共和黨嗎？不要說罷！他活像一個國王，只給人家二十分鐘！你見過這
樣的人嗎？

雪蘭夫人 至少您還肯要他扶您去吃飯吧？

公爵夫人 絕不讓他扶你罷！我呢，我要那小賴孟扶我還快活些。

洛歇 （穿好衣服來了，慌慌張張地向公爵夫人。）姑母？

公爵夫人 還有什麼事情？

洛歇 唉！還有一件事……剛纔我在上面的走廊裏聽見……！唉！說來您也不相信！

公爵夫人 什麼呀？

洛歇 我不看見一個人，但是我卻聽得很的確……！

（賴孟與霞痕悄悄地入）

公爵夫人 什麼呀？什麼呀？

洛歇 我說了罷：我聽見一陣接吻的聲音！

公爵夫人 一陣……

洛歇 唉！我是聽見了的！

公爵夫人 是誰呢？……

雪蘭夫人 （把賴孟介紹給杜洛涅）這一位是阿歇尼縣長保羅賴孟先生。

（二人施禮）

賴孟 祕書先生，（介紹霞痕）這一位是保羅賴孟夫人。

（胥珊穿着露肩衣入）

盧登夫人（看見胥珊） 噯唷！

畢拉克 呀！我的少年的學生來了。

（大家詫異，竊竊私語）

洛歇（向公爵夫人） 姑母，您看，穿露肩衣真不得了！

公爵夫人 我不覺得……（自語）她哭了來的。

福朗素華（入報） 公爵夫人，酒席擺好了。

洛歇（看見胥珊與畢拉克談話，走向她。） 唉！我想曉得……（把手臂遞給她）胥珊！

（當時畢拉克正在同綠西說話，胥珊挽着他的手臂，望着洛歇作傲態。）

畢拉克（向胥珊） 小姐，您這麼一來，許多人羨慕我了。

洛歇（向自己） 唉！太兇了！（把手臂遞給綠西。）

公爵夫人（自語） 這些舉動是什麼意思呢？（高聲）喂！賴孟，放您的手臂來。（賴孟來

她身旁）呀！不是我說，好朋友，要做知府先要受苦啊！

保羅 公爵夫人，這種苦工卻是樂事。

公爵夫人 吃飯的時候，您坐在我的旁邊，我們談一談政府的壞處

保羅 唉！公爵夫人！我是一個官員，怎好說政府的壞處呢？……唉！不行……但是，我聽一聽

總還可以的。

第二幕

佈景如第一幕

第一齣

聖賚羅，畢拉克，杜洛涅，洛歇，保羅賴孟，雪蘭夫人，阿麗柯夫人，
盧登夫人，公爵夫人，肯珊，綠西，霞痕。

（大家排列而坐，在聽聖賚羅讀完他的菩薩修行傳。）

聖賚羅
我們不要誤會了！這些修行傳雖則敘述了許多奇異的事跡，恰像我的鼎鼎大名

的父親在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所著的書裏的話這都不過是與鄔波尼殺曇裏頭所採集的婆羅門的超人觀念比較所得的幻象，否則便是在那吠陀經的編者韋阿薩的十八羅漢傳裏比較出來的。

霞痕（低聲向保羅）——你打瞌睡嗎？

保羅——不……我在像鴨子聽雷。

聖賚羅（繼續地）——這顯然是佛教的具體的學說，我打算說到這裏為止。

（一陣聲音——大家站起來。）

許多人聲（微弱地）——好極了！好極了……

聖賚羅——而現在……

（大家忽然靜默，復坐。）

聖賚羅——而現在……（咳嗽）

雪蘭夫人（殷勤地）——聖賚羅，您疲倦了嗎？

聖賚羅 哪裏就疲倦了？伯爵夫人。

阿麗柯夫人 是的！您真的疲倦了；休息一吓子罷，我們等您。

許多人聲 是的！您休息罷！休息罷！

盧登夫人 子爵，您不能老是飛，須得下地纔好。

聖賚羅 謝謝，但是……而且，我已經完了！

（衆人站起來。）

許多人聲（在喧譁裏） 很有趣！只難懂了些！好極了！只太長！

畢拉克（向婦人們） 唯物論者！太唯物了！……

保羅（向霞痕） 不成器的！

肯珊（很高聲） 畢拉克先生！

畢拉克 小姐！

肯珊 您到我的身邊來罷。

(畢拉克走向她)

洛歇(低聲) 姑母!

公爵夫人(亦低聲) 真的，她好像是故意如此做!

聖賚羅(重回桌前) 只再說一句(大家詫異，復坐，靜默，跼促。)或者，要把我的意思表達得妥當些，可以說是一種願望。——這一門學問，因為我不會演講，把牠的範圍弄窄了，形式弄得不足輕重了……

公爵夫人(自語) 好!他倒客氣得很!

聖賚羅 ……然而牠的影響之大，我們都可以大略地看見。依我說，這一門學問，在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離現在快滿六十年了，有一個開路先鋒……我索性說好些，有一個發明者。這發明者是一個天才，我真當不起這光榮，竟是這發明者的兒子……

保羅(向霞痕) 你看這人，他把死屍拿來賣弄呢!

聖賚羅 我敢說，在他所開的路上，我跟着他走，還不算沒有發明。在我們之後，還有一個人，

他像我們一般地想要在「史芬斯」那裏找出永久的真理的幾句話，還想在原始的多神教裏得到真詮……這就是洛懷爾，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者。我的鼎鼎大名的父親去世了，洛懷爾不久也要跟他到墳墓裏去……也許他此刻已經去了呢。於是這科學的新園地，我父親是首先佔據的人，現在只剩下我一人獨佔了。獨佔了！（望杜洛涅）但願現在的執政者，國權的承受與施行者，當心一件危險的使命。什麼使命呢？許明天我們就要哭我們的同志，為國家痛惜，請求一個承繼的人。但願當代的名流（說時，注視畢拉克，畢拉克正在同杜洛涅談話。）不管多少人去包圍他們，不管人們的要求的理由正大與否，總能够不偏不黨地，光明正大地去選擇那承繼人。選擇的標準有三種：第一是年齡，第二是能力，第三是既有的權利。總之，這一種重大的科學乃是我的鼎鼎大名的父親的成績，現在只有我能够代表這科學，執政的人如果想要找一個搭配得起我的父親的人，應該曉得如何選擇了。

（衆人皆起。拍掌，大動作起來，廳裏有喧囂之聲。僕人們入，各捧着托盤子穿來插去。當

時只聽得：

很清楚的許多聲音（在喧囂聲裏）——好好好極了！

保羅——這個卻容易懂些了，好福氣！

雪蘭夫人——這是候補洛懷爾的缺的了。

畢拉克——碩學院的缺，少年學校的缺，一切的缺！

雪蘭夫人（自語）——我早就懷疑到這一層了！

僕人（傳報）——伯利葉將軍到，——衛洛先生到。

伯利葉（吻雪蘭夫人的手）——伯爵夫人！

雪蘭夫人——呀！參議院議員先生……

衛洛（吻雪蘭夫人的手）——伯爵夫人！

雪蘭夫人（向衛洛）——我親愛的衆議院議員先生，太遲了！您到得太遲了！

伯利葉（客氣地）——伯爵夫人，人家到您這敝雅廳來，老是太遲了的！

雪蘭夫人 聖賚羅先生演講過了，什麼都說完了！

伯利葉（向聖賚羅施禮，說） 唉！唉！可惜之至！

衛洛（把伯利葉拉到左邊） 喂！如果衆議院通過了那議案，你們反對嗎？

伯利葉 自然啦……至少第一次是反對的！否則要參議院做什麼？

衛洛 呀！公爵夫人！

（二人上前施禮——保羅賴孟與霞痕溜出了客廳，到花園裏去了。）

雪蘭夫人（向聖賚羅） 聖賚羅，真的，您今天比平日更強了！

阿麗柯夫人 是的，是的，「比平日更強」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頌詞了。

盧登夫人 呀！子爵！子爵！您給我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了！您談到這種信仰，雖則難懂，卻是

何等可愛啊！呀！您的佛菩薩，我先就心醉了！

綠西（向聖賚羅） 請您恕我大胆，我似乎覺得您數那些佛經的時候，有些遺漏的地方。

聖賚羅（動氣） 小姐，你相信嗎？

綠西 我不會聽見您叙述摩阿波羅多(註一)與羅摩若那(註二)。

聖賚羅 小姐，這並不是佛法的書，只是些簡單的詩歌，因為時代久了，印度人便奉為神品，這是真的，但是，到底只是簡單的詩歌。

綠西 但是，哥爾古多的佛會……

聖賚羅(嘲諷地) 呀！我這話至少是波羅門教徒的意見……您卻別有見地……

胥珊(很高聲) 畢拉克先生？

畢拉克 小姐！

胥珊 把您的手臂給我；我想到外面換一換空氣。

畢拉克 但是……小姐……

胥珊 您不肯嗎？

(註一)摩阿波羅多(Mahabharata)是Vyasa的頌聖歌。

(註二)羅摩若那(Ramayana)是Valmiki的詩歌。

畢拉克 但是，您以爲此刻……？

胥珊 來呀！來呀！

（她拉他，——二人同出。）

洛歇（向公爵夫人） 姑母！——她同他出去了！

公爵夫人 好，那麼，你跟他們去就是了！等一等，我同你去。這也好，我需要走幾步，那老銅像

把他那婆羅門催我的眼，我不耐煩了。（二人同出）

杜洛涅（向聖賚羅） 您真博學，很有新的見解……（低聲）我親愛的子爵，您末了的

隱語，我全懂得了；但是，您用不着說啊。我們是您的人，你還不曉得嗎？（二人握手）

雪蘭夫人（向聖賚羅） 對不起！（低聲向杜洛涅）您不忘記了我的兒子吧？

杜洛涅 伯爵夫人，我答應過的話是不會忘記的，您答應過的話呢？

雪蘭夫人 參議院裏您可以得六票，這是說定了的；但是，還有說定了的一件事，乃是他的

報告書出版之後……

杜洛涅 伯爵夫人，我們是您的人，您還不曉得嗎？

保羅（悄悄地與霞痕你花園裏回來，向霞痕。） 你聽我說，人家已經看見我們了。

霞痕 樹子下面太黑了。

保羅 還不曾吃飯，已經幾乎給人家捉住了。兩次，太多了！我不想再要了！

霞痕 唉！你答應過我，說願意在屋角兒上同我接吻，是呢，不是？

保羅（生氣） 你呢？你願意做知府太太，是呢，不是？

霞痕（也生氣） 是的，但是我不願意做寡婦。

（雪蘭夫人走近他們）

保羅（低聲，向霞痕。） 伯爵夫人來了！……（高聲）真的，霞痕——您喜歡那薄伽梵歌嗎？

霞痕 上帝啊！我的親愛的，那薄伽梵歌……

雪蘭夫人 怎麼？夫人，您對於這科學還聽得懂多少嗎？但是我似乎覺得聖賈羅今天說得

特別冗長，特別難懂。

保羅（自語） 競爭的關係！

霞痕 但是，到末了倒還容易懂得，伯爵夫人。

雪蘭夫人 呀！是的，他想要候補：您懂了嗎？

霞痕 再者，邁斯特爾說得好：（註一）「科學把信仰推翻，然而科學的本身就沒有信仰嗎？」

雪蘭夫人 漂亮極了！——我該把一個於你們有利的人介紹給你們認識纔好：那伯利葉

將軍，他是參議院議員。

霞痕 那衆議院議員呢，伯爵夫人？

雪蘭夫人 呀！參議院的權力大些。

霞痕 但是，也許衆議院同政界的關係密切些啊。

雪蘭夫人 真的，我親愛的賴孟，您真好福氣，有了賢內助了……

（註一）邁斯特爾（Maistre）是法國的哲學家（1753—1821）

（握霞痕的手）——我也快樂得很。（向霞痕）也罷！那麼，兩個都介紹就是了。

保羅（隨着霞痕，霞痕隨着雪蘭夫人，低聲向妻。）天使！你真是個天使！

霞痕（亦低聲）我們還到屋角兒上去嗎？

保羅 是的，天使！但是，等到沒有人的時候纔行……有了！

等到人家唸悲劇的時候最好。

僕人（傳報）布恩子爵夫人到。——邁爾希樂布恩先生到。

布恩夫人（雪蘭夫人上前迎見的時候，向她。）呀！我的親愛的，我來得合時候嗎？

雪蘭夫人 如果爲的是科學，那麼太遲了——如果爲的是詩歌，那麼還太早。我還等候我的詩人呢。

布恩夫人 哪一個詩人？

雪蘭夫人 一個不曾著名的詩人。

布恩夫人 年紀很輕嗎？

雪蘭夫人 我完全不曉得……但是，我相信他的年紀還輕，這只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蓋亞克把他領來的。您曉得蓋亞克嗎？他是一個保守黨的報館裏的人。他們該是九點鐘到的……我不曉得爲什麼……

布恩 我爲「偶然」祝福了。然而我這一來，也不爲的是學者，也不爲的是詩人，我的親愛的，我只爲的是他——畢拉克；您想想看，我不認識他。人家說他很動人。奧哥利王妃愛他愛到發狂了，您是曉得的。他在哪裏呀！指給我看罷，伯爵夫人。

雪蘭夫人 但是，我在找他，而我……（看見畢拉克與胥珊入）在這裏了！

布恩夫人 伴着衛里葉小姐進來的，就是他嗎？

雪蘭夫人（詫異） 是的。

布恩夫人 呀！他長得真好，我的親愛的，他長得真好！而您卻讓他同那女兒家出去嗎？

雪蘭夫人（注視胥珊與畢拉克） 這事有些蹊蹺……

邁爾希樂 洛歇呢？伯爵夫人，我可以同他握手嗎？

雪蘭夫人 此刻我怕不行；他該是正在努力做功夫哩。

（公爵夫人與洛歇入）

雪蘭夫人（看見他們，自語。） 呃！他同公爵夫人進來，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洛歇（很傷感地向公爵夫人。） 喂！姑母，您聽見了嗎？

公爵夫人 是的，但是我沒有看見。

洛歇 這一次我可聽清楚了，的確是接一個吻！

公爵夫人 吻得還兇呢！唉！這個！這兒有誰可以像這般地接吻的？

洛歇 誰？誰？

公爵夫人（看見雪蘭夫人走近來。） 你的母親來了。

雪蘭夫人 怎麼，洛歇，你不是工作去嗎？

洛歇 不，媽媽，我……

雪蘭夫人 好，那麼，你的古墓的報告呢？

洛歇 我還有的是時間，我夜裏可以做我……而且，我用不着忙！……

雪蘭夫人 你不想一想嗎？好孩子，總長在等你呢。

洛歇 他等我，就讓他等罷！（走開）

雪蘭夫人（嚇壞了） 公爵夫人，這是什麼意思？

公爵夫人 你告訴我：今天晚上人家不是要給我們唸些什麼臭話嗎？大概總該唸一本悲劇吧？

雪蘭夫人 是的。

公爵夫人 好！那麼，在另一個客廳裏唸好不好？你把這一個讓給我罷，我有用處，而且越早越好。

雪蘭夫人 爲什麼呢？

公爵夫人 人家唸悲劇的時候我纔告訴你。

僕人（傳報） 蓋亞克子爵到；米烈先生到。

公爵夫人 呃……恰好你的詩人來了！

婦人們（嚷道） 詩人？詩人來了嗎？少年的詩人在哪裏？在哪裏？

蓋亞克 伯爵夫人，我實在對不起得很，我的報紙纏住了我，（低聲）我預備您今晚的宴會的報告，（高聲）這一位是我的朋友米烈先生，他乃是一位悲劇詩人，等一會你們諸位可以賞鑒他的文才。

米烈（施禮） 伯爵夫人……

公爵夫人（向洛歇） 這就是那少年詩人嗎？呃，他倒很新鮮。

阿麗柯夫人（低聲向其他的婦人） 醜極了！

布恩夫人（同樣） 黑極了！

聖賚羅夫人（同樣） 是一個禿子！

盧登夫人（同樣） 有什麼文才呢？太醜了，我的親愛的！

雪蘭夫人（向米烈） 先生，我與我的賓客們都幸福得很，得蒙先生的寵愛。

盧登夫人（走近來） 先生，您的成功的作品，卻給我們首先領略！真是感激不盡！

米烈（慚愧） 呀！夫人！

雪蘭夫人 先生，這是您的第一部著作了？

米烈 哦！我曾經做過些長詩。

蓋亞克 而且得了碩學院的褒獎，伯爵夫人……我們都是受獎人。

霞痕（羨慕地向保羅低聲） 受獎人……

保羅（向霞痕） 有什麼希奇？

雪蘭夫人 然而您總還是第一次與戲院接頭吧？總之，年齡是文才的保障；年齡到了成熟的時候，也就是文才成熟的時候。

米烈 唉！伯爵夫人，我的劇本已經做好了十五年了！

婦人們 十五年！這是可能的嗎？！真是……

蓋亞克 這因為米烈是一個有氣節的人，有氣節的人是應該提舉的，是不是，夫人們？

盧登夫人 是的，說得有理，自然啦……悲劇是該鼓吹的，是不是，將軍？悲劇……

伯利葉（正在同衛洛談話，中止了，答盧登夫人） 呃？……呀！是的，悲劇！奧拉斯！西那！（註一）

真不可少！……自然啦！民衆不可沒有一本悲劇……（向米烈）您可以把題目告訴我嗎？

米烈 費理伯奧古斯特！

伯利葉 很漂亮的題目！這是軍事的題目……這大概是有韻的吧？

米烈 哦！將軍……一本悲劇還不是有韻的嗎？

伯利葉 大約是分許多幕的了？

米烈 五幕！

伯利葉（很高聲） 哈哈……（平和的聲氣）正好！正好！

霞痕（低聲向保羅） 五幕！真好福氣！我們有的是時間，可以……

（註一）奧拉斯（Horace）與西那（Cinna）是法國大戲劇家哥爾奈（Cornelle）的傑作。

保羅 噓！

盧登夫人 這是長時間的大作了！

聖賚羅夫人 不知費了多少氣力了！

阿麗柯夫人 這個非鼓勵不可！……

（大家聽見胥珊笑）

雪蘭夫人 胥珊！

公爵夫人（向雪蘭夫人） 好了！趕快把這詩人與他的鄉導都領去了罷！把一切的人都

領去！

雪蘭夫人 喂，夫人們，我們到大廳裏唸詩去罷。（向米烈，）先生，您預備好了嗎？

米烈 謹候尊命，伯爵夫人。

保羅（低聲向霞痕） 該讓少年人出頭纔是！

雪蘭夫人 走罷，夫人們！

盧登夫人（止住她） 哦！伯爵夫人，在未走之前，請您讓我們把我們的一個小小的搗亂的計畫實行了再說。（走向畢拉克，作哀求的語氣。）畢拉克先生？

畢拉克 侯爵夫人！

盧登夫人 我們請求您的一個恩惠。

畢拉克（溫雅地） 侯爵夫人，你們諸位賞臉，肯請求我的事情，這就是給我的恩惠；比你們所請求於我的恩惠大得多了。

衆婦人 哦！說得漂亮！

盧登夫人 這一本詩劇也許要佔了整整的一晚，算是最後的光輝，在這個之前，請您向我們發表些議論呀！很少也不要緊！天才是不受人家論價的……但是，只求您一些議論！……您的話便是我們的聖經！

肯珊 是的，哦！畢拉克先生！

阿麗柯夫人 做個好心人罷！

布恩夫人 我們跪下來了！

畢拉克（表示不肯） 哦！夫人們！

盧登夫人 綠西，您幫我們的忙罷！您是他的藐子之神！您請求他罷！

綠西 當然，我也請求。

胥珊 我呢，我一定要！

衆人（嚷道） 哦！哦！

雪蘭夫人 胥珊！

畢拉克 既然你們用強硬的手段……

盧登夫人 呀！他肯了！來一張椅子好不好？

（婦人們大動作，圍繞着他。）

阿麗柯夫人 來一張桌子好不好？

盧登夫人 您要不要人家退後些？

雪蘭夫人 夫人們，不要混在一堆罷！

畢拉克 哦！我請求你們……我沒有什麼要喚起你們的注意的……

衛洛（向伯利葉） 呀！但是，您要當心；這議案乃是民意之所在。

衆人 噓！

畢拉克 我懇求你們……不要怎樣開場……我沒有什麼要報告你們的……

衛洛 好，是的。但是，那些選舉人呢……

伯利葉 我的乃是一個終身職！

婦人們 噓！噓！將軍！

畢拉克 也不像上課，也不像演講，也不像村學究吹牛。夫人們，我請求你們只談一談話罷；

只問一問我就是了。

盧登夫人（合掌） 哦！畢拉克！您所著的書裏說的是什麼呀？

阿麗柯夫人（同樣） 是的，他的書！

布恩夫人（同樣） 您的書，是的！

胥珊（同樣） 哦！畢拉克先生！

畢拉克 這是不可抵抗的請求了！然而你們到底容我抗抵罷！我這書，將來一切的人們都

可以看……現在呢，誰也不能知道一字。

盧登夫人（有意地） 甚至於……僅僅一個人也不行嗎？

畢拉克 呀！侯爵夫人，昔日方特奈對古蘭荻夫人說過（註一）：「當心！這裏頭也許有一種

祕密。」

衆婦人 呀！可愛呀！可愛！

布恩夫人（低聲向盧登夫人） 他這人很有聰明。

盧登夫人（亦低聲） 豈但有聰明而已？

布恩夫人（仍低聲） 有什麼？

（註一）方特奈（Fontenelle 1657—1757）是法國的文學家，哥爾奈（Cornelle）的姪兒。

盧登夫人（仍低聲） 有翼！等！吓您看，他有翼！

畢拉克 夫人們，我一說，你們就會承認我的話是對的：我的書裏那些千古的難題，要從其中拿出一二個來研究，可惜這地方不是地方，這時候也不是時候。在這些難題上頭，凡是高飛的靈魂——像你們諸位的——神秘的生命之謎與「方外」之謎所不住地搖撼着的靈魂，都在那裏怡然自樂呢！

婦人們 呀！「方外」之謎！我的親愛的！「方外」之謎！

畢拉克 但是，我聲明保留了這個之後，其他的都可以聽候夫人們的吩咐了。呢，恰巧我有一種思想，這思想時時在我的心裏動搖，不曾得個解答，現在我請夫人們許可我用三兩句話把這思想表達出來。

衆婦人 是的，是的！說呀！

畢拉克（坐） 我說的時候有三個目的：——第一，是服從夫人們的命令，（說着，注視盧登夫人。）第二，是把一個傍徨無主的女朋友引導回來……

衆婦人（嚷道） 這是盧登夫人了。

布恩夫人（看見盧登夫人很害羞的低頭，向她說。） 我的親愛的，是您。

畢拉克（注視綠西） 第三，是無論如何。要與一個很危險的敵人宣戰……

衆婦人（嚷道） 這是綠西！綠西！綠西！……

畢拉克 我說的是：愛情的問題！

婦人們 哈哈！

公爵夫人（自語） 他預備變卦了！

胥珊（喝采） 好好！

（衆人輕嚷聲）

霞痕（向羅保） 你看那女子，她倒很有個樣子！

畢拉克 愛情的問題！——懦弱乃是一種強力！——靈魂的衝動乃是一種信仰！也許天下

的信仰都是假的，只這信仰是真！

衆婦人 哈哈！可愛啊！

盧登夫人（向布恩夫人） 他的翼！我的親愛的……您看！

畢拉克 今天早上，在王妃家裏，我給人家引起我談論德國的文學，說起某種哲學。這哲學把「本能」當做我們一切的思想與行爲的基礎與原則。

衆婦人（抗議） 哦！哦！

畢拉克 好！於是我擒住這個機會，大胆地聲明，說這意見不是我的意見，我誓必把我這驕傲的靈魂的全力去抵抗這一種學說……

衆婦人 好極了！這纔對啊！

布恩夫人（向盧登夫人，低聲。） 真好看的手！

畢拉克 是的，夫人們，是的！愛情並不是德國那哲學家所說的一樣。他說：愛情是純粹的特徵的情緒；愛情是一種騙人的幻象，這幻象的本身炫耀着人們的眼睛，使人們達到牠的終點。唉！不，不，一千個不！假說我們有靈魂的話！

衆婦人 對啊對啊！

肯珊（喝采） 好好！

公爵夫人（低聲向洛歇） 她故意這樣做的，毫無疑義！

畢拉克 這種降低心靈的學說，牠的本身就很平庸，只是詭辯學者的主張，我們讓牠去罷；甚至於不必同他們爭；我們只該報之以靜默，以不理理之！

衆婦人 妙啊！

畢拉克 死罪！死罪！美貌對於人們的薄弱的意志，具有絕大的權威，這種權威，現在我也否認了！（四顧）我此刻美人環境，真所謂不識尊嚴……

衆婦人 哈哈！

洛歇（向公爵夫人） 他把眼睛瞟她了！

公爵夫人 是的。

畢拉克 然而，在這「可見之美，」「必朽之美」之上，另有一種美。這種美呢，時間不能限

制牠，眼睛不能看見牠，只有我們的提淨的心靈會去瞻仰牠，會把一種非物質的愛情去愛牠。夫人們，這種愛情纔是愛情之神：纔能夠使二人的「伉儷靈魂」高飛起來，遠離了塵土，直到理想的藍色的天涯！

衆婦人（喝采） 好好！

公爵夫人（自語，聲音頗高。） 這是混七搭八的話！

畢拉克（注視她） 這種愛情呢，有人嘲笑牠，有人否認牠，而大部份的人卻不認識牠；便說我自己罷，這種愛情打擊到我的心頭的時候，我也還不認識牠。然而牠到底是存在的！存在什麼地方呢？在出類拔萃的靈魂裏，蒲魯果這樣說過的……

幾個人的聲音（抗議） 哦！哦！蒲魯東！

盧登夫人 哦！畢拉克！

畢拉克 我把這一個著作家引證，我自己也詫異，謹此向諸位道歉……在出類拔萃的靈魂裏，愛情是沒有骸骨的。

婦人們 哈哈！微妙極了！可愛極了！

公爵夫人（發作） 唉！好一場呆話，豈有此理！

婦人們 哦！哦！公爵夫人！

畢拉克（向公爵夫人施禮） 然而牠到底是存在的！高尚的人的心裏常常感覺着，大詩

人的詩裏常常吟咏着，而且在幻夢的天空裏，我們可以看見那些不朽的靈魂的真面目，這正是不朽的「靈的愛」的純潔的明證。譬如畢阿特麗絲（註一）……洛爾德諾

芙（註二）……

公爵夫人 洛爾德諾芙！好先生，她有十二個兒女哩！

衆婦人 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她有十二個孩子！你還說她是靈的愛！

盧登夫人 這些孩子並不是她的；噯呀，公爵夫人，說話要公平纔好！

畢拉克 愛羅綺絲……（註三）

公爵夫人 呀！這個……

畢拉克 還有她們的不同時的姊妹們：愛兒微，愛洛阿！此外還有許多不著名的呢！這種神

秘而純潔的愛情的信仰者，真是多極，出人意料之外……我特此向女人們說法……

婦人們 哈哈！我的親愛的！這倒是真話！

畢拉克 是的！是的！靈魂有牠自己的言語，有牠自己的呼吸，有牠自己的情慾，有牠自己的

痛苦，總之，牠有牠的生命！靈魂連附於肉體，譬如羽翼連附於鳥類；有靈魂能夠纏把肉

體升上了高峯！

衆婦人 哈哈！妙啊！妙啊！

畢拉克（站起來） 現代的科學界所應該了解的就在乎此……（注視聖賚羅）因為

（註一）畢阿特麗絲（Beatrice）是但丁神曲裏的人物。

（註二）洛爾德諾芙（Louise de Noves）是畢特拉爾克的詩中的美人。

（註三）愛羅綺絲（Iris）生於十二世紀，是教士之女，後爲修道院長。

他們的曉得看重物質……我因此要說到……既然剛纔我們的可敬的朋友發表了些隱語——這些隱語也許還早了些……他說科學界快要受一種損失，但我希望科學界不這樣早就有可痛惜的事情發生……我因此要說到……（此刻聖賚羅正在同杜洛涅說話，畢拉克注視杜洛涅。）我呢，我也要向執政者進一個忠告：懷洛爾所教育的一班青年，正該用這種學說教他們，無論如何，繼承他的人總該拿這個來做教育的方針。我在此謹向我們的偉大的同志道歉：要負這個大責任，只有一種不充分的優先權還不行，只有年高積學的資格還不行，非得一種不可抵抗的大力，一種不可磨滅的精神，一種青年的氣魄不可！

衆人（喝采）——好妙啊！可愛啊！動人啊！

（衆人皆起，——窸窣之聲大作，——婦人們環繞着畢拉克。）

公爵夫人（自語）——聖賚羅活該！

保羅（自語）——第二個候補者！

盧登夫人 呀！畢拉克先生！

胥珊 我的親愛的教授！

布恩夫人 真是精神上的慶祝了！

阿麗柯夫人 美！美！美！

畢拉克 哦！夫人們，我不過把你們的意見發揮罷了！

盧登夫人 呀！銷魂使者！銷魂使者！

畢拉克 喂，侯爵夫人，我們和洽了吧！

盧登夫人 誰還敵得過您呢？（介紹布恩夫人）這一位是布恩子爵夫人，是您剛纔弄得

魂銷的一個，她是您的了！

布恩夫人 剛纔我哭了，先生！

畢拉克 哦！子爵夫人！

阿麗柯夫人 美極了，不是嗎？

布恩夫人 美極了……

胥珊 他熱得很！（畢拉克找手帕子）您沒有手帕子嗎？（她把她的手帕子給他）

畢拉克 哦！小姐！

雪蘭夫人 但是，胥珊，您不想一想？

胥珊（見畢拉克欲還她的手帕子） 您就留下好了，我去拿水給您喝。

盧登夫人（走上去，直到一張桌子前面，這是剛纔聖賚羅演講時所用的桌子，上面有一隻托盤，盤上有些糖水杯子。） 對了！對了！給他水喝！

洛歇（低聲向公爵夫人） 姑母，您看！

公爵夫人（亦低聲） 這一切……這一切……要做一個有罪的人，胆子大得很！

畢拉克（低聲向綠西） 您呢？您服我了嗎？

綠西 哦！在我看起來，愛情的概念乃是……不，將來再說罷……

畢拉克（低聲） 等一會兒說好不好？

綠西 好的……您要不要一杯水？（走上去）

盧登夫人（拿了一杯水下來）不……讓我來！我希望我的天神原諒我……只一杯清水呀！甘露的祕密已經喪失了！

阿麗柯夫人（拿了一杯水來）畢拉克先生，喝一杯水好不好？

盧登夫人 不……選了我的罷……我的！

阿麗柯夫人 不……我的我的……

畢拉克（爲難）但是……

綠西（把一杯水遞給他）呢！

盧登夫人 他一定要綠西的了，我敢斷定……唉！我要吃醋了……不！我的我的！

肯珊（拿了一杯水來，硬要他接受）不，絕不……要我的纒行……哈哈！第四個賊……

（註一）

（註一）意思是說第四杯水。

綠西 但是，小姐……

盧登夫人（自語） 這女孩的臉皮真厚……

洛歇（指着胥珊，向公爵夫人。） 姑母！

公爵夫人 她怎麼樣了？

洛歇 畢拉克到了之後，她纔這麼樣了的。

（後方的門大開，現出大廳，內有燈光。）

公爵夫人 畢竟好了！（向雪蘭夫人）你把你的客引去罷；你該曉得這是時候了！

雪蘭夫人 夫人們，我們走罷，讀我們的悲劇去！過大廳裏讀去！讀完之後，我們到花廳裏喝

茶！

綠西 畢拉克，胥珊（皆自語） 花廳裏

洛歇（低聲向公爵夫人） 您看見胥珊嗎？她聽了媽媽的話之後，身子忽然動了一動。

公爵夫人（亦低聲） 真的！畢拉克的身子也動了一動。

盧登夫人 夫人們，走罷，詩神在招呼我們了！

（衆人開始慢慢地走過後方的大廳）

伯利葉（向保羅） 怎麼？我親愛的縣長，三年！

雪蘭夫人 我們走罷，將軍！

伯利葉（正在同保羅談話） 是！是伯爵夫人，悲劇……您有道理，該鼓勵這個……五幕

……走罷……

霞痕（低聲向保羅） 等一會兒，這是說定了的呀！

保羅（亦低聲） 當然……當然……這是說定了的！

伯利葉（復回向保羅） 三年的縣長，只在一個地方嗎？人家還說現在的政府不是保守

黨的呢！

保羅 哦！很好，參議員先生，很好！

將軍（謙遜地） 哦！

杜洛涅（向盧登夫人）事情是這樣說定了，侯爵夫人……（向阿麗柯夫人）我親愛的夫人，事情全在鄙人身上！

畢拉克（向杜洛涅）喂，祕書先生，我有希望嗎……

杜洛涅（伸手給他）我的親愛的朋友，這事情不歸您還歸誰呢？您該曉得我們是您的人啊。（二人自後方出）

伯利葉（一面走上去，一面向保羅）我的親愛的縣長，您的縣裏的民魂是這樣的……您在那邊做了三年的縣長，總該知道的！

保羅 唉！將軍！縣裏的民魂……讓我告訴您……縣裏的民魂……縣裏沒有民魂！

（他們自後方出，——胥珊走過的時候，觸着一具不會蓋上的鋼琴的鍵子，鏗然作大響。）

雪蘭夫人（向胥珊，嚴厲地說）唉！胥珊，真是……

胥珊 什麼呀？表孀！

公爵夫人（把她拉住，正眼望她。） 你怎麼樣了？

胥珊（賭氣地發笑） 我嗎……我尋開心呢！

公爵夫人 你怎麼樣了？

胥珊 沒有什麼，姑母，我尋開心，你信我說罷。

公爵夫人 你怎麼樣了？

胥珊（哽咽，氣促地。） 我有的是痛苦！

（她進了大廳，猛烈地把門掩上。）

公爵夫人（自語） 這到底總是愛情的關係，否則我便不知道了……我是知道的！

第二齣

洛歇， 公爵夫人， 雪蘭夫人。

雪蘭夫人（向公爵夫人） 唉，這個！您看，這是什麼一回事……（向洛歇）爲什麼你不

做報告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洛歇 母親，您太有道理了！

雪蘭夫人 胥珊嗎？……

洛歇 是的，胥珊……與那男的……

公爵夫人 住口！你想要說瘋話了！

洛歇 但是……

公爵夫人（向雪蘭夫人） 讓我說了罷！我們在她的手裏得了一封信。

雪蘭夫人 畢拉克的嗎？

公爵夫人 我一概不曉得！……

洛歇 怎樣？

公爵夫人 這是一封反筆的信，又不曾簽字……我一概不曉得！……

洛歇 是的，是的……唉！他哪裏肯連累了自己呢？……但是，您聽我告訴您……

公爵夫人（向洛歇） 住口！（向雪蘭夫人）你聽我告訴你：「我禮拜四來……」

洛歇 今天依理說，不是他就是我！

公爵夫人 住口！讓我說完：「禮拜四晚上十點鐘，在花廳裏。」

洛歇 「您務必假說頭痛」

公爵夫人 呀！是的！我忘記了：「務必假說頭痛」

雪蘭夫人 這是一個約會了！

公爵夫人 顯然是的啦！

雪蘭夫人 約她！

公爵夫人 這個我一概不曉得。

洛歇 唉！我畢竟以為……

公爵夫人 唉！……你以為……你以為……凡是要告發一個女人的罪過……你聽清楚！

凡是要告發一個女人的罪過，並不是說「以為」就行了的！應該親眼看見，看了又看

……看見了之後，那麼……唉，那麼……那麼，還不算是真的呢！（自語）同少年人說這種話總是好的！

雪蘭夫人 一個約會！我平日說什麼來？唉！她真是可以證明她的根原……在我的家裏……

……唉！一個風騷的工女……總之，公爵夫人，您打算怎麼辦呢？快說呀！我雖則請人家不必等我，先自開始讀那劇本；但是我畢竟不能久留在這裏的！您聽，他們開始了；我聽見那詩人的聲音了。我請您快說，您打算怎麼辦呢？

公爵夫人 我打算怎麼辦嗎？……我只打算在這兒守着……十點鐘只欠五分了。如果她赴約會的，非在這兒經過不可，於是我就可以看見她。

洛歇 如果她去呢，姑母？

公爵夫人 我的姪孫兒，如果她去嗎？好，那麼，我也去！我一句話不說，只看他們怎樣……等到我看見他們怎樣了……於是我……纔看怎樣辦理，還不遲呢。

洛歇（坐） 也罷！我們就等罷。

雪蘭夫人 唉！你可以不必，我的親愛的！有我們在這裏呢。你有你的報告，你的古墓，去罷！

……（把他推到門口）

洛歇 母親，請您容許我！關係在……

雪蘭夫人（又推他） 關係在你的位置……！噯呀！去罷，去罷！

洛歇（固執地） 請您恕我不遵命之罪，只因……

雪蘭夫人 唉！洛歇……

洛歇 母親，我哀求您……！再者，今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寫一行字……！我太……！我不曉得

……！我的心亂極了……！我覺得我對於這女子，我應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母親，您想想看……！胥珊……！這麼一來，真醜極了……！我的地位可怕極了……！

公爵夫人 噯呀……！你說得太過了！

洛歇（跳起來） 實際上是如此！

雪蘭夫人 洛歇！你不想一想嗎？

洛歇 我是她的保護人；我對於她的靈魂負責任……請您想一想，我的責任是卸不了的！這孩子的名譽，也不能不想一想……這是神聖的寄託，我有維護的責任……我把她的財產讓人家偷了去，我的罪過還輕些！剛纔您同我說起古墓呢！古墓！古墓……關係真在古墓！可恨的古墓……

雪蘭夫人（害怕起來） 唉……

公爵夫人（自語） 呃！呃！

洛歇 如果這是真的，如果這賤骨頭竟敢不顧自己，不顧她，不顧我們……那麼，我要直走到他的跟前，當衆打他的耳光……您聽見嗎……

雪蘭夫人 我的兒！

洛歇 是的，當衆打他……

雪蘭夫人 真是墮落了……公爵夫人……對不起……

公爵夫人 怎麼這麼一來，我還更愛她呢……你曉得嗎？

雪蘭夫人 洛歇！

洛歇 不，母親不……這事情與我有關係的……我要等候……（坐）

雪蘭夫人 好……我也等候。

洛歇 您嗎？

雪蘭夫人 是的，而且我要同她說……

公爵夫人 呀！但是，要當心呀……

雪蘭夫人 唉！您放心，我只說些暗話；但是，如果她堅持要去，就算她承認是知情的了……

我也等候着。（坐）

公爵夫人 不久了！十點只欠五分了！如果她要頭痛的，不會再遲了。（有人悄悄地開後方的門）噓！

洛歇 她來了！

（門開時，那詩人唸詩的聲音同時傳出來。）

那詩人（在台外）

我要把這汗濁的塵世洗個乾淨！

我要報仇，

牠死了，我還要跟定牠；

我不退縮，

非但在牠的墳墓前……

……

（霞痕入，門閉，同時詩聲亦止。）

公爵夫人（自語） 這是縣長夫人……

第三齣

同上人物，
霞痕。

霞痕（看見他們，停了脚步，着慌。）呀……

公爵夫人 來呀！來呀！……喂！您似乎已經聽够了，是不是？

霞痕 我嗎？不，公爵夫人……但是，因為……

公爵夫人 我曉得！因為您不愛悲劇……

霞痕 愛的……哦！愛的。

公爵夫人 唉！您也不必自己辯護，還有許多像您一樣的呢。（自語）她是怎麼樣的？（高聲）那麼，是那劇本太不好了，是不是？

霞痕 哦！好極了，怎說不好呢？

公爵夫人 好，像人家踏着您的脚那麼好嗎？

霞痕 不！不！……那上頭竟有些……有些……有一句很妙的詩句！

公爵夫人 已經有妙句了！

霞痕 大家喝采，喝得厲害哩。（自語）怎麼辦呢？

公爵夫人 哈哈……這妙句說的是什麼呢？

霞痕 「名聲像一個神，這神……」我怕背誦得不好，倒失了原詩的韻味了。

公爵夫人 呃！保留着罷，好孩子，保留着罷！您現在妙句也不聽，就走了嗎？

霞痕 唉！我在非常可惜呢。（自語）說什麼好呢……（忽生一計）呀……（高聲）我

不曉得是旅行辛苦呢……還是天氣太熱的緣故……我……我覺得不舒服……

公爵夫人 呀……

霞痕 是的，我的眼睛……看不清楚東西……我想……我……我有了頭痛的病了……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洛歇（都站起來）頭痛？

霞痕（嚇得一跳，自語）他們怎麼樣的？

公爵夫人（靜默了半晌之後）是的，這個不足為奇，因為空氣壞的緣故。

霞痕 呀！您也一樣嗎？

公爵夫人 我嗎？唉……我這樣的年紀，不會頭痛了……呀！您有……好，但是，好孩子，該醫

一醫纔好。

霞痕 是的，我想走走……您恕我的罪吧？

公爵夫人 您去就是了！……您去就是了！

霞痕（捧着頭向外走） 唉！痛啊！……（自語）得了！……保羅自然會溜出來的。（從通

花園的門出）

第四齣

雪蘭夫人，公爵夫人，洛歇。

公爵夫人（向洛歇） 哈！哈！你以為？！你以為？！

洛歇 呃！姑母，這不過是偶然的事情罷了！

公爵夫人 偶然，也許是的；但是，你看，儘可以冤枉了好人，所以千萬不可……（後方的門

開了，也像前次一樣地聽見詩聲。）哈！哈！這一次！

詩人米烈的聲音（門半開時詩聲傳出來，門掩上的時候，詩聲同時亦寂。）
當他們達到百數，

又當他們達到千數的時候……

公爵夫人 這詩人倒有好嗓子！

詩人 我孤身向前，犯他們的無用之怒，

問他們委靡不振的理由……

（綠西入）

雪蘭夫人與洛歇 這是綠西！

第五齣

同上人物，
綠西（向那通花園的門走去）

公爵夫人 怎麼？綠西，您走了嗎？

綠西（止步） 對不起，我沒有看見你們。

公爵夫人 似乎有一句妙句：

「名聲像一個神……」

綠西（再走） 「這神……」

公爵夫人 是的，正是這個了。（十點鐘响了，綠西走到了門口。）但是，您畢竟還要走嗎？

綠西（轉身） 是的，我要到外面吸一吸空氣，我的頭痛得很。（出）

三人（坐） 呀！

第六齣

公爵夫人， 雪蘭夫人， 洛歇。

公爵夫人 呀！真是……奇怪得很！

雪蘭夫人 這還不過是偶然的事情罷了！……

公爵夫人 又偶然……呀！這一次可不是了！怎麼？他們都是偶然，只胥珊不是偶然……不
要說罷！事情有些蹊蹺……她不會來了……我敢打賭，她不會來了。（後方的門突然
開了，悲劇的聲音突然傳出，只不很清楚，突然又停止了。胥珊驟入，如欲追趕什麼人似
的。）她來了！

第七齣

同上人物，
胥珊。

雪蘭夫人（站起來） 小姐，您離開大廳嗎？

胥珊（想逃走） 是的，表孀！

雪蘭夫人 不要走！

胥珊 但是，表孀……

雪蘭夫人 不要走……坐下來罷！

（胥珊倒在風琴前的凳子上，每逢她同誰說話，便轉身向誰。）

胥珊 坐下來了！

雪蘭夫人 爲什麼您離開了大廳？請您告訴我。

胥珊 自然是因爲那老先生的詩討厭啦。

洛歇 真的是這個理由嗎？

胥珊 如果您再要一個理由，我可以說是因爲綠西出來，我也就出來！

雪蘭夫人 小姐，密司華特桑……

胥珊 唉！當然……密司華特桑完美極了，真是一個想像中的人物，是一隻鳳凰……她什

麼都可以做……只有我……

洛歇 只有您，胥珊……

雪蘭夫人 呀！你讓我同她說！小姐，只有您獨自一人在路上跑……

胥珊 像綠西一般！

雪蘭夫人 您壟斷了畢拉克先生，您努力想法子找他說話……

胥珊 像綠西一般……她呢？她不同他說話嗎？（轉身向洛歇）她不也同這位先生說話嗎？

雪蘭夫人 唉！但是，您却說秘密話！您是完全懂得我的話的！

胥珊 唉！要傳達秘密，用不着說話……只寫信就夠了……（注視洛歇，低聲。）還寫的是

反筆字呢！

雪蘭夫人 呢？

洛歇（低聲向公爵夫人） 姑母！

公爵夫人（低聲） 噓！

雪蘭夫人 真是……

胥珊 真是……綠西要同誰說話便同誰說話；要出去便出去；要穿什麼衣服便穿什麼衣服

服既然人家這樣愛綠西，我也要跟她學樣！

雪蘭夫人 小姐，您曉得人家爲什麼愛她嗎？您看，她雖則是個英國人。雖則行動自由，而她爲人很謹慎，很正經，很有學問……

胥珊 是的，然而我呢？這些我不都有了嗎？唉！半年以來，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晚上五點鐘，我一味用功，與她一樣地用功研究學問！她曉得的，我都曉得了！什麼客觀的，主觀的，一古腦兒都在我心裏好！到而今有何用處？……人家比從前更愛我些兒嗎？……人家不是仍舊把我當做一個小女孩看待嗎？還有一切的人們！是的，一切的人們！……（睨洛歇）誰會注意到我？胥珊啊！胥珊！胥珊是上算的嗎？一切的一切，都因爲我不是一個英國的老女子……

洛歇

胥珊！

胥珊 是的，您替她辯護罷！唉！我曉得怎樣纔博得您的歡心……你欺我不曉得嗎？（把公爵夫人的手眼鏡搶了過來，攔在鼻上。）美學！叔本華！「自我」！「非我」！……哇！……哇！……哇！……哇！……

雪蘭夫人 小姐，請您不要這麼孩子氣，好不好？

胥珊（行大禮） 謹謝教誨，表孀！

雪蘭夫人 是的，您的孩子氣……與您的無意識的言語舉動……

胥珊 既然我是一個小女孩，小女孩的無意識，有什麼希奇呢？（生氣）好！真的，我有的是無意識的言語舉動……我故意做的，我還要再做呢！

雪蘭夫人 我包管您再也不得在我家裏這樣做了。

胥珊 是的，我同畢拉克先生出去來；是的，我同畢拉克先生說過話來；是的，我同畢拉克先生有秘密的關係！

洛歇 您竟敢……！

胥珊 他比您有學問！他比您好！我愛他勝於愛您！是的，我愛他！不錯，我愛他！

雪蘭夫人 我想您不懂什麼叫做正經的事情。

胥珊 懂得！懂得！我懂得什麼叫正經！哪裏不懂得呢？

雪蘭夫人 那麼，您聽我說！您剛纔恐嚇我，說要做無意識的事情，在未做以前，請您好好地

考慮一吓！胡鬧呀，說混帳話呀，失體統呀，這都不是您這衛里葉小姐所應有的啊！

公爵夫人 呀！當心！

雪蘭夫人 呃！公爵夫人，至少該使她曉得……

胥珊（含淚） 唉！我曉得！

公爵夫人 怎麼？

胥珊（投入她的懷裏哭。） 唉！姑母！姑母！

公爵夫人 胥珊，噯呀，我的好孩子！……（向雪蘭夫人）你的意思是要嚇煞了這野兔子

的！（向胥珊）說罷，你曉得什麼？究竟是什麼？（抱她在膝上坐）

胥珊（一面哭，一面說。） 唉！什麼？我不曉得；但是我曉得總有些什麼同我作對的地方……

……許久就如此了！

公爵夫人 是誰告訴你的？……

肯珊 誰也不會告訴我……一切的人們也都告訴我……人家看見我都怔怔地瞧我，唧唧喳喳地說我，我一進來，大家即刻住口……人家吻我，叫我做「可憐的孩子」——你們以為小孩子是沒有感覺的嗎？……

公爵夫人（替她拭淚） 噯呀，我的乖乖，噯呀！

肯珊 而且，在教養院裏我顯然看得出我不像別人一般，你們欺我不懂嗎？……唉！我懂得！人家老是說起我的父親……說起我的母親……既然我沒有父母了，為什麼還說呢？有一次，我同一個大女孩玩，不曉得我怎樣得罪了她……她怒氣沖沖……忽然叫我做「不合法的小姐」！她自己不曉得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曉得！後來我們和解了之後，她承認給我聽，說這話是她的母親說的，她在旁邊聽見，也就學着說了……唉！我真命苦（哽咽）我們也會在字典裏找過……却找不着……找着了也不懂……（發怒）這到底是什麼來由？……我爲了什麼，不能與衆人一樣？我爲了什麼，做事都是不對的？這是我的罪過不成？

公爵夫人（吻她） 不是的，好孩子……不是的，我的乖乖……

雪蘭夫人 我很抱歉……

胥珊 好，那麼，既然不是我的罪過，爲什麼人家責備我，責備得這般厲害？我是這家裏一切的人們的痰盂！我曉得！我不願意再住了；我要走了……這家裏沒有一個人疼我的！

洛歇（心甚不安） 胥珊，爲什麼說出這話來？您說這話真不該！與事實恰恰相反。這家裏一切的人們……與我……

胥珊（怒氣沖沖地站起來） 您！

洛歇 是的，我！我同您賭咒……

胥珊 您？！……不要惹我，您！我恨您，我再也不願意看見您！決不……您聽見嗎？（向那

通花園的門走去）

洛歇 胥珊，您到哪裏去？

胥珊 哪裏去？我散步去，而且我要到哪裏去，便到哪裏去，您管不着！

洛歇 爲什麼此刻去呢？爲什麼您出來呢？

胥珊 爲什麼嗎？（下來，走向他。）爲什麼嗎？（咕起眼睛）我有頭痛的病！

（衆人皆起，胥珊從那通花園的門出。）

第八齣

洛歇，公爵夫人，雪蘭夫人。

洛歇（心亂） 喂，姑母！現在顯明了吧？

公爵夫人（起） 越弄越不清楚了！

洛歇 好！我去看她！

雪蘭夫人 洛歇！你到哪裏去？

洛歇 哪裏去？我當然依姑母的話做去：看他們怎麼樣！我先發個誓，如果事情是真的……

如果那男子竟敢……！

雪蘭夫人 如果是真的……我要趕他走！

洛歇 我呢，如果是真的……我要殺他！（從那通花園的門出）

公爵夫人 我呢，如果是真的，我要把他們結婚……但只這不是真的……總之，我們等着
瞧罷；來罷！

（她想要拉雪蘭夫人走——大廳裏喝采之聲甚烈，有椅子聲，談話聲。）

雪蘭夫人（游移） 但是……

公爵夫人 呃？甚麼？又有一句妙句了！不，這是一幕的收場！快快！不要等他們出來！

雪蘭夫人 但是，我的賓客呢？

公爵夫人 呃！你的賓客嗎？他們不要你也會睡着了！來！來！

（她們出。——後方的門開了，一對一對的人們隱隱可見。米烈被人們圍繞着。）

雜聲 美極了！大藝術！高尙極了！

伯利葉（大聲地打呵欠） 妙啊！還有四幕！

（保羅悄悄地溜出來，從通花園的門出幕閉。）

第二幕

佈景

一間大花廳，有煤氣燈照耀着，有水池，有噴泉，又有家具，椅子等。小樹叢生，花卉縱橫。人們進了裏面，很容易躲避。

第一齣

公爵夫人，
雪蘭夫人。

（她們從後方右邊入，躊躇不前，先放眼四顧，然後低聲談話。）

公爵夫人 沒有人吧？

雪蘭夫人 沒有。

公爵夫人 好！（走下來，停步。）三個人頭痛！

雪蘭夫人 我迫不得已，丟開了那詩人，真是意料不到！……

公爵夫人 呀！好，你的詩人，他唸他的詩！你該曉得，一個詩人只要有詩唸就好了！

雪蘭夫人 洛歇的感情的衝動，真把我嚇煞！我從來不會看見他這樣的！……姑母，您在那

兒做什麼？

公爵夫人 你分明看見我在關那噴泉啦！

雪蘭夫人 爲什麼？

公爵夫人 好孩子。爲的是聽話清楚些！

雪蘭夫人 他在園子裏，我不曉得他在哪兒……誰跟着他，誰監視着他……不知他要弄

到什麼地步呀！可憐的孩子！……怎麼？公爵夫人，您要把燈熄了嗎？

公爵夫人 不，我把燈光弄小些。

雪蘭夫人 爲什麼？

公爵夫人 好孩子，爲的是看人清楚些！

雪蘭夫人 爲的是……

公爵夫人 還不明白嗎？……這麼一來，人家很難看見我們，而我們却很容易看見人家……

……三個人頭痛……却同在一個地方，同在一個時候！你看得出一點兒眉目來嗎？

雪蘭夫人 我所不懂的乃是畢拉克先生……

公爵夫人 我所不懂的乃是胥珊……

雪蘭夫人 唉！她……

公爵夫人 她？我們等着瞧罷！現在什麼都預備好了，他們可以來了。

雪蘭夫人 如果洛歇看見他們在一塊兒……他會……

公爵夫人 呸……呸！看了再說……看了再說……

雪蘭夫人 但是……

公爵夫人 噓……你聽見嗎？

雪蘭夫人 聽見的。

公爵夫人（把雪蘭夫人推進叢樹裏，在戲台的第一行。） 是時候了！……來罷！

雪蘭夫人 怎麼您想偷聽嗎？

公爵夫人（躲起來） 不是嗎？我們要聽，只好這麼辦，你懂嗎？……呢！在這角兒上，我們恰

像兩個鬼王。你放心，該出去的時候我們就出去。人家進來了嗎？

雪蘭夫人（躲起來，從樹枝間瞭望。） 進來了。

公爵夫人 兩人當中是哪一個……

雪蘭夫人 那女的……

公爵夫人 肯珊嗎？

雪蘭夫人 是的！（詫異）不是的！

公爵夫人 怎麼不是？

雪蘭夫人 不！沒有露肩衣……這是另一個。

公爵夫人 另一個……誰？

雪蘭夫人 我看不出來。

霞痕 來呀，保羅！

雪蘭夫人 原來是那縣長夫人！

公爵夫人 又來……

第二齣

公爵夫人，雪蘭夫人（都在戲台的第一行躲着）
霞痕（其後）保羅（自後方右邊入）

霞痕 你到底把這門怎樣弄的？

保羅（在後台的右方） 小心者，安全之母也！我很小心地把我們弄得安安全全的了！

霞痕 怎麼？

保羅 是這樣的……（開門，門呀然作聲。）

霞痕（害怕） 呃……

保羅（入） 成績很好……

霞痕 這是什麼玩意兒？

保羅 這個！這是我剛纔安置的一個「守門奴」……這是一塊小木塊兒……放在門門上。這麼一來，假使有人——我不說有人像我們這樣爲幽會而來的，在這環境裏，不該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是，我怕有人討厭那悲劇，偶然逃到這兒來……便沒有危險了！他把門一推，那門呀的一響，我們向別的門口一跑，呃……妙不妙？我計畫得妥當嗎？呀！不愧是政治家的手段……夫人，現在我們逃脫了人家的監視，我把我的官樣兒去掉，仍舊做一個私人；把我的忍耐了許久的情緒都發洩出來，允許您向我你你我我地稱呼了。

霞痕 妙啊！你在這兒却是個好人了！

保羅 我在這兒好，因為我在這兒放心；但是，你該曉得，剛纔你來幫我卸行李的時候，在走廊裏接吻，我多麼不放心啊！

公爵夫人（自語） 原來是他們！

保羅 又像今天晚上，在花園裏接吻……

公爵夫人（自語） 又是他們！

保羅 再不要那麼辦了！在這家裏，這樣做，太不謹慎了……唉！好一個人家！我對你說過的話是騙你的嗎？唉！想要做一個知府，便不得不到這麼一個「呵欠廳」裏來受苦！

雪蘭夫人 呢？

公爵夫人（向雪蘭夫人） 你聽！你聽！

霞痕（叫他來身邊坐下） 這兒來……

保羅（坐下，又起，不安寧地踱來踱去。） 好一個人家！主人們，賓客們，一切的人們！那阿麗柯夫人！那詩人！那侯爵夫人！那冰塊般的英國女子！那木偶般的洛歇！只有那公爵夫人

還隨俗些……

公爵夫人（向雪蘭夫人）喂！他說到我，却是這樣……

保羅（確定地）但是，其他的人，呀！

公爵夫人 這是說你！

霞痕 這兒來呀！

保羅（坐下，又起，仍舊不安寧地踱來踱去。）還有唸書！講文學！談候補呀！洛懷爾的缺！你

想想看，那洛懷爾是一個老壞蛋，他每天晚上死了，每天早上還魂，再加一個位置！（走

回她身邊欲坐，再說。）還有那聖賚羅呀！聖賚羅！什麼喇嘛！什麼佛教的勞什子！

雪蘭夫人（生氣）哦！

公爵夫人（笑）他倒滑稽得很！

保羅 喂！還有那婦人們的畢拉克，他的「靈的愛」

霞痕（低頭）他是一個傻瓜！

保羅（坐） 你以為他傻嗎？……（生氣地又站起來）還有那悲劇！……唉！那悲劇！……

霞痕 保羅，你怎麼樣了？

保羅 還有那老費理伯奧古斯特與他的詩句！誰不會做過兩句妙句呢？……值得拿來唸嗎？……我也做過些……

霞痕 你嗎？

保羅 是的，是我！當我做學生，沒有錢的時候，我還拿去賣錢哩！

霞痕 賣給一個書局嗎？

保羅 不賣給一個牙科醫生！我這詩名叫鑲牙樂，一名鑲牙的藝術——這是一首長歌，一共三百韻……賣三十個佛郎……你聽我唸……

霞痕 唉！不，豈有此理！

保羅（吟詩）

藐子，上帝盛怒時，在世界上

散佈了許多痛苦，

這些痛苦裏頭有一種

令人喪失了天下的美味。

是哪一種痛苦呢？

盤據在口裏的就是……

霞痕 噯呀，保羅……

保羅（又吟）

呀！拔牙似乎是有趣的事！

然而太沒有見識了！

只該醫治牠，

不該拔去牠！

呀！永遠不該拔，

縱使牠吊下來也不要拔！

誰料到，有一天，

巧妙的人會把牠鑲起來！

否則無論上，無論下，都保不住，

笑也不風流，吃也不方便！

公爵夫人（笑）——哈！哈！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霞痕——真真孩子氣！看你在客廳裏的樣兒，誰會相信你這個？（摹倣他在客廳裏的樣子）

「唉！參議員先生，德摸克拉西的潮流……一千八百十五年的條約……」哈！哈！哈！

保羅——好，你呢？……同女主人說話，倒是你比我強！

雪蘭夫人——呢？

保羅——真難得！

霞痕——但是，親愛的，我只依照你吩咐我的話做去。

保羅（摹倣她的口氣）「我只依照你吩咐我的話做去！」——哈哈！聽你這種嬌聲，想

要假裝忠厚哩！哈哈！你把怨貝爾，托克威爾與一些拉丁文，都供給了那伯爵夫人！而且

是你杜撰的呢！

雪蘭夫人 怎麼？杜撰的！

公爵夫人 這麼一來，我却同她表同情了！

霞痕 唉！我的良心並沒有什麼不安！……你看這婦人，她把我們分開住，一個東，一個西！

雪蘭夫人（站起來） 我要請她出去！

公爵夫人 住口！

霞痕 沒良心！……我敢斷定她是沒良心！……一個婦人當然曉得新婚的夫婦時時刻刻

互相有話說的，是不是？

保羅（憐愛地） 是的。時時刻刻如此。

霞痕 時時刻刻，真的嗎？……時時刻刻如此嗎？

保羅 你有的是好嗓子！剛纔我談一千八百十五年的條約的時候聽見了！很細，很和，很繚

繞……呀！托克威爾說得好：「嗓子是心的音樂！」

霞痕 唉！保羅……我不願意你把正經的事情來開玩笑。

保羅 唉！好，我哀求你，讓我樂一樂罷！我在這兒快樂極了！——上帝啊！像此刻的快樂，我做不做格嘉山的知府都不要緊了！

霞痕 先生，我對於這個，永遠是不要緊的：這就是我們二人不同之點。

保羅 我的乖乖！（吻她的手）

雪蘭夫人（低聲向公爵夫人） 這是非禮的事情啊……

公爵夫人（亦低聲） 我呢，我不恨這個！

保羅 唉！這一天，我非但不能借賬，連舊賬也不能清還。現在，我們什麼時候纔得自由呢？我的乖乖，你不曉得我愛你到什麼程度哩！

霞痕 哪裏話？我曉得……

保羅 我的霞痕！

霞痕 呀！保羅！時時刻刻如此，再說呀，時時刻刻如此！

保羅（偎傍着她，憐愛地。）時時刻刻如此！

雪蘭夫人（向公爵夫人，低聲。）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亦低聲。）呀！他們是結了婚的！

（門呀然作響，保羅與霞痕站起來，着慌。）

保羅與霞痕 呢？

霞痕 有人來了！

保羅 我們逃罷！像悲劇裏所說的話。

霞痕 快！快！……

保羅 你瞧，我提防得好不好？

霞痕 就完了！真倒霉！

(二人從後方左邊逃出)

雪蘭夫人(走過左方) 好,幸虧人家打斷他們的談話。

公爵夫人(跟她走過左方) 我呢,我可惜得很!——是的,沒有笑話可聽了。

第三齣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都躲在左方) 畢拉克(自後方右邊入)

畢拉克 這門响起來了!

雪蘭夫人(低聲向公爵夫人) 這是畢拉克!

公爵夫人(亦低聲) 畢拉克!

畢拉克 這兒很不明亮。

雪蘭夫人 真的嗎?……您看,一切都是真的了。

公爵夫人 一切!不現在只算有一半是真的。

雪蘭夫人 另一半也不遠了，您放心！

公爵夫人 無論如何，這只是賓客的胆子大，自不小心……事情是不可能的（門呀然作响。）她來了……唉！真是我的心跳了……在這些事情上頭，相信也沒有用，總看不透的……你看見她嗎？

雪蘭夫人（窺視） 呀！是她……洛歇偵探着她的，等一會也快來了……公爵夫人，我們露面好不好？

公爵夫人 不……不……現在我想要看他們究竟怎樣；要使我的心裏澈底地明白。

雪蘭夫人（仍窺視） 我就心死了……穿的是露肩衣……是了。不是她是誰……

公爵夫人 唉！小壞種……讓我睜……（從樹葉間窺視半晌。）呢？

雪蘭夫人 什麼？

公爵夫人 你瞧。

雪蘭夫人（窺視） 這是綠西！

公爵夫人 綠西。

雪蘭夫人 這是什麼來由？

公爵夫人 呀！我還不曉得，但是我覺得這麼一來，已經好多了。

第四齣

雪蘭夫人，公爵夫人（都躲在戲台第一行左邊。） 畢拉克。 綠西（二人

在右邊摸索） 保羅（從後方左邊再進來） 霞痕（跟着保羅，保羅拉着

她。）

霞痕（低聲） 不！不！保羅！不！

保羅（亦低聲） 怎麼不呢？……讓我瞧一瞧！在這地方，這時候，只有情人的約會，你相信

我的話罷……而在這府裏……唉……太滑稽了……

霞痕 當心！

保羅 噓！

綠西 畢拉克先生，你在這兒嗎？

保羅 這是那英國女子！

畢拉克 是的，小姐。

保羅 這是那教授……英國女子與一個教授，真是神話！我剛纔說什麼話來？一個幽會……

……呀！我不走了，真是……

震痕 怎麼？

保羅 聽見了這個，你還想要走嗎？

霞痕 呀！哪裏！

（二人在後方左邊的叢樹裏躲着）

綠西 您在這一邊嗎？

畢拉克 在這裏……我請您恕罪……這花廳平常是亮的……我不曉得什麼緣故，今天

晚上……（走向她）

雪蘭夫人（低聲向公爵夫人） 綠西……但是，那麼，胥珊呢……我弄不清楚了！

公爵夫人（亦低聲） 等一等；我以為等一會我們就可以明白的。

綠西 畢拉克先生，這種約會是什麼意思？您今天早上的信又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寫信給我？

畢拉克 親愛的密司綠西，我為的是要同您談話。我們離開了衆人，單獨地交換意見，這還是第一次嗎？

保羅（失笑低聲向霞痕） 唉……交換意見……我不曉得這叫做交換意見……

畢拉克 我在這裏老是給她們圍繞着，有什麼別的法子同您單獨地談話呢？

綠西 「有什麼別的法子！」只消把我的手一拉，同我出了客廳就行了。我並不是一個法國的閨閣小姐。

畢拉克 但是，您在法國。

綠西 無論在法國，在什麼地方，我要做什麼便做什麼；我用不着祕密，更用不着裝神做鬼的。您寫反筆字……您不簽名……連那玫瑰色的信紙也不是您的……唉！您真不愧是一個法國人……

保羅（低聲向霞痕） 壞蛋！

畢拉克 小姐，您真真是科學界的謹嚴的藐子，是美極了的波廉妮！是冷而傲的不葉里德

（註一）……請坐罷！

綠西 不坐！不坐！……您看，一切您的提防都失敗了……我把那信失去了。

公爵夫人（聲頗高） 我明白了……

（綠西嚇得一跳）

畢拉克 什麼？

綠西 您沒有聽見嗎？

（註一）波廉妮 Polymnie 與不葉里德（Pieride）皆藐子（Muse）之別名，藐子是個詩神。

畢拉克 沒有……呀！您失去了……

綠西 拾得這信的人，會作什麼感想呢？

公爵夫人（低聲向雪蘭夫人） 現在你明白了嗎？

綠西 當然，這信沒有信封……因此也就沒有姓名地址……

畢拉克 而且沒有我的筆跡……也沒有我的簽名……您看，我辦得多麼好？親愛的密司

綠西，總之，我認爲做得很妥當，請您原諒您的教授，原諒您的朋友罷……請坐……

綠西 不坐！請您告訴我，看您這樣大的祕密，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說完之後，我們回去。

畢拉克 等一等……爲什麼您今天不來聽我的演講呢？

綠西 恰恰因爲我把我的時間去找尋那信了！您有什麼話要向我說的？

畢拉克 您真的不耐煩，就要離開我？（把一紮字紙遞給她，是用玫瑰色的綵絲縛着的。）

呢！

綠西 這是些初校的印件。

畢拉克（感動） 就是我的書

綠西（亦感動） 您的書……呀！畢拉克！

畢拉克 在一切的人們未看以前，我願意給您一個人先認識這書！

綠西（感動地握他的手） 呀！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

保羅（失笑） 哦！這種戀愛的贈品呀！……

（畢拉克嚇得一跳，向左邊一望。）

綠西 您怎麼樣？

畢拉克 不，沒有怎麼樣……我以為……在這書裏，我把我的思想都放進去了，我包管您同我表同情……除非有一點……唉！這一點！

綠西 哪一點？

畢拉克（多情地） 您是不是不相信「靈的愛」的？

綠西 我嗎？唉！我絕對不相信！

畢拉克（殷勤地）好……我們呢，到底……？

綠西（簡單地）我們只是友誼的關係。

畢拉克（溫雅地）對不起！這超過了友誼，而且比愛情更進一步了！

綠西 那麼，超過了友誼，當然不是友誼，比愛情更進一步當然也不是愛情。現在我謝謝您的書，千謝萬謝；但是，我們回去，好不好？（欲出）

畢拉克（仍拉住她）等一等！

綠西 不！不！我們回去罷！

保羅（向霞痕）魚兒不上釣了。

畢拉克（拉住她）請您等一等！只說兩句話……兩句開我的心竅，或者開您的心竅……

……這問題是值得討論的。嚶呀！綠西……

綠西（着惱，走過右方。）嚶呀！畢拉克！我的朋友，您看，您的「靈的愛」……在哲學上是講得通的，其實却站不住！

畢拉克 請您容許我說：這種愛情乃是一種友誼……

綠西 是友誼便不是愛情了！

畢拉克 這是一種「二重」的概念。

綠西 是「二重」便不是一種了！

畢拉克 但是，這是混合的（坐）

綠西 是混合的便沒有特質了……我再說這些……（坐）

保羅（向霞痕） 魚兒上釣了！

綠西 我否認愛情與友誼可以混合。愛情是有個性做基礎的，友誼只是意氣相投的形式。

換言之，只是一種由「自我」變到「非我」的事實。我絕對地否認，唉！絕對否認！

公爵夫人（低聲向雪蘭夫人） 我聽人家談愛情也不算少了，却不曾聽見這樣的話……

畢拉克 噯呀，綠西……

綠西 噯呀，畢拉克！是呢不是愛情的要素……

畢拉克 喂，綠西，我舉一個例子。假定有二個人——兩個抽象——兩個本質——一個任

何的男子——一個任何的女子，兩人相愛，却只是通常的愛，生理上的愛……您懂得我的話嗎？

綠西 完全懂得！

畢拉克 我假定這兩人在這種情況之下：獨自二人在一塊兒，會發生什麼結果？

公爵夫人（向雪蘭夫人） 我在懷疑哩你呢？

畢拉克 結果免不了……——您好好地聽我說——結果免不了發生這麼一個現象：

霞痕（向保羅） 呀！有趣得很……

保羅 呃！夫人？

畢拉克 這兩個人同時……——切實些說，首先該是二人中的一個——那男子……

保羅（向霞痕） 這是陽的本質了！

畢拉克 那男子挨近他以為他愛的那女子的身旁……（挨近她）

綠西（略退後）但是……

畢拉克（輕輕地拉住她）不，不……您瞧！於是他們二人你望我，我望你；二人的呼吸混合了，頭髮也混合了……

綠西 但是，畢拉克先生……

畢拉克 於是……於是……在他們的「自我」裏……純然在他們的「自我」的本身裏，發生了一種無意識的動作的不中止的現象。在這時候，這意識有了一種進步，一種緩慢而不可避免的發展，於是把他們二人弄到一種意料中的，不可避免的結局。這上頭，意志失了效用，聰明失了效用，靈魂也失了效用。

綠西 請您容許我說……這一種發展……

畢拉克 等一等！等一等！……現在假定有另一對的愛人，是心理上的愛，不是生理上的愛，——兩個例外……您仍舊懂得我的話嗎？

綠西 懂的。

畢拉克 他們也一樣，身傍身地坐着，互相接近。（說着，又挨近她。）

綠西（又避開他） 但是，這也沒有什麼不同呀！

畢拉克（仍拉住她） 等一等！這裏頭有一個小小的分別。讓我表現給您看。他們也一樣地可以你望我，我望你；也可以混合他們的頭髮……

綠西 但是結果怎麼樣？（站起來）

畢拉克（使她再坐） 只一層……只一層……他們所望的不是他們的美貌，却是他們的靈魂了；他們所聽的不是他們的聲音，却是他們的心絃了。這一種發展與那一種發展雖則同類，却很有分別。但是，他們也一樣地達到一個曖昧而動搖的地點，到了這地點，大家不知所以然。這是一種慾望上的美妙的麻醉，似乎是人類的幸福的最高點，同時也就是個終點。他們這二人呢，不在地上醒悟轉來，却在天上醒悟轉來。因為他們的愛情把他們從庸俗之愛的烏雲裏提拔出來，送到最高的理想的純潔的「以太」裏去了。

(靜默)

保羅(向霞痕) 他會同她接吻的……

畢拉克 綠西!親愛的綠西,您了解我的話嗎?唉!告訴我,說您已經了解了罷!

綠西(心亂) 但是……我似乎覺得這兩個概念……

保羅 唉!還講概念!他們真滑稽!

綠西(仍心亂) 這兩個概念……却是同一的!

保羅 唉!同一的!

畢拉克(情緒衝動) 同一的……唉!綠西,您太冷酷了!……同一的!但是請您想一想:這上頭,一切都是主觀的啊!

保羅 主觀的……我非同他搗一個亂不可了!

畢拉克(非常動情) 主觀的!綠西!您好好地了解我罷!

綠西(十分感動) 但是,畢拉克……主觀的……

霞痕（向保羅） 他不會同她接吻了

保羅 那麼，讓我同你接吻罷！

霞痕（掙扎） 保羅！保羅！

（接吻作聲）

畢拉克與綠西（站起來，着慌。） 呢？

公爵夫人（詫異，也起來。） 好！怎麼？他們竟接吻了嗎？

綠西 有人！有人在這裏！

畢拉克 來罷！來罷！拉住我的手！

綠西 人家偷聽了我們的話了！唉！畢拉克，我早就叫您不要多說話呀！

畢拉克 來呀！

綠西 可恨！我招了是非了。（從後方左邊出）

畢拉克（跟她走） 讓我來補救，親愛的密司，讓我來補救！……

第五齣

公爵夫人，雪蘭夫人（都藏躲着）
霞痕
保羅（二人從躲藏處笑着走出來）

保羅 呀！靈的愛哈哈！

公爵夫人（自語） 這是賴孟！

霞痕 還有「自我」呀，「發展」呀，「終點」呀哈哈！

公爵夫人（輪等她從躲藏處出來，自語） 呀！你們這兩個小鬼頭……等我一等（走向他們）

保羅 呃？好一個達爾杜夫（註一），他的主張是兩面的，而且有制動機的。（摹仿畢拉克）
「親愛的密司，愛情的概念是二重的。」

（註一）達爾杜夫（Farfufe）是莫利耶（Moliere）戲劇中的人物。

霞痕（摹仿綠西）但是，愛情的要素……

保羅 噯呀，綠西！

霞痕 噯呀，畢拉克！

保羅 但是，這是一種小小的分別。讓我表現給您看！

霞痕 那麼，這却是同一的……

保羅 同一的！唉，太冷酷了……請您想一想：這上頭，一切都是主觀的啊！

霞痕 哦！畢拉克！主觀的！

（公爵夫人同自己的手接吻作聲）

保羅與霞痕（站起來，着慌。） 呃？

霞痕 有人！

保羅 給人家捉住了！

霞痕 給人家偷聽了去了！

保羅（拉她） 來呀！來呀！

霞痕（一面走一面說） 呀！保羅，也許起初也是這樣的……

保羅 我要補救，親愛的天使，我要補救……（二人自左邊出）

第六齣

公爵夫人，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笑） 哈哈！哈哈！下流種子……他們很有情趣……却還值得人家教訓教訓……

……哈哈！……現在……我可以笑了……哈哈！你看，綠西……你那娼婦，幹得好事！起初

我同你說的時候……好，此刻你明白了嗎？胥珊……這約會……這一封信……你明

白了嗎？

雪蘭夫人 是的，這原來是畢拉克給綠西的信，給胥珊拾着了！

公爵夫人 而且她把這信當做洛歇給綠西的信，所以她纔吃醋，纔那麼生氣哩！

雪蘭夫人 吃醋嗎？公爵夫人，您的意思是說她愛我的兒子嗎？

公爵夫人 唉！你還想要他娶那一個嗎？……剛纔那些「發展」「原素」一種的話，你不

聽見嗎？

雪蘭夫人 那一個嗎？……不，當然不要她了……但是，姑母，我永遠不要胥珊！

公爵夫人 不幸我們還不到那地步……在事情未終結以前，你先回去照管你那悲劇與

那候補洛懷爾的事情罷。去罷……我呢，我担任捉住洛歇，使他把腰刀仍舊插進鞘裏。

——好的事情結果也好……唔！不要緊，我的心安定得多了！震了半天的雷只下這

麼一點兒雨……現在完了！完了！完了！我們走罷！

（她們走向左邊的門，欲出。右邊的呀然作響。）

二人（止步） 呃！

公爵夫人 還有——唉！真是……你這花廳却是費嘉洛的栗樹下！（註）呀！好，好看極了！

雪蘭夫人 但是，還有誰來呢？

公爵夫人 誰？（心生一計）呀！（把雪蘭夫人推向左邊，說。）你先回客廳罷，等一會我告訴你。

雪蘭夫人 但是……

公爵夫人（又推她） 你總不能丟開你的賓客們一輩子吧……

雪蘭夫人（放眼欲望） 這倒是真的，但是，誰來呢？……

公爵夫人（又推她） 我反正告訴你就是了。快去，趁人家不進來的時候先走……否則

你就不能……

雪蘭夫人 對的；而且，等一會我們還到這裏來喝茶呢。

公爵夫人 喝茶對了！——去，去，快，快！

（雪蘭夫人自左邊出）

（註一）用波馬歇（Beaumarchais）劇本裏的故事。

第七齣

公爵夫人，（其後）胥珊，（再後）洛歇。

公爵夫人 還有誰呢？不是洛歇來偵探胥珊，便是胥珊來偵探洛歇了。（向右边望）是的，是的正是他。——這是我們的巴爾托羅（註一）……（向左邊望）現在我那吃醋女兒也來了，她以為洛歇同綠西在一塊兒，她要來看一看是怎樣的經過。對了！第三個頭痛，我的賬算清了……呀！如果命運之神不把這個弄得一個結果，那就不算巧了……

（悄悄地把煤氣燈的燈光放微小些）讓我幫一幫他們的忙。

胥珊（藏躲地走進來）我分明曉得他故意在花廳外兜一個圈子，結果還是進來的。我妨礙他的好事了。

（註一）巴爾托羅（Bratholo）也是波馬歇劇本裏的人物，是一個很善疑善妒的保護人，所以拿他來比洛

歇。

洛歇（亦藏躲地走進來）她故意在花廳外兜一個圈子，此刻却進來了。——我看見她進來了。好！我畢竟可以曉得如何處置了。

公爵夫人 他們在捉迷藏呢。

胥珊（側耳靜聽）他那英國女子似乎是遲到吧？

洛歇（亦側耳靜聽）唉！真是畢拉克還不來……

公爵夫人 他們會老是這樣呆等的……除非是我來混他們一混。（作呼喚聲）喂……

洛歇 她叫他了……唉！假使我的胆子大，我就替代了他，既然他不在這兒，還有什麼不行的？
的要看他們到底怎樣，這乃是一個法子。

公爵夫人（自語）對呀……就這麼辦罷……（又作呼喚聲）喂！

洛歇 真是！隨牠去罷……既然他不來，我總可以探一探她的口氣……（作呼喚聲）喂！

公爵夫人 呢！

胥珊（自語）他把我當做綠西……唉！我很想曉得他要同她說什麼話。

洛歇（半低聲） 是您嗎？

胥珊（半低聲） 是的……（自語，作決斷貌。）我也管不了許多！

洛歇（自語） 她把我當做畢拉克哩。

公爵夫人 呀好……此刻可好了！——做去罷，孩子們，做去罷……（躲到後方左邊叢樹裏去了）

洛歇 您收到了我的信沒有？

胥珊（生氣，當面罵他，却只當做自語，洛歇看不見她，也聽不見她的話。） 是的，我收到你的信了……是的，我收到了！你猜不中這信竟落在我的手裏（悄悄地向他）自然啦！否則我怎麼曉得赴您的約會呢？

洛歇（自語） 「您的約會！」……好！這一次可明白了……唉！賤骨頭……我們等着瞧罷！（向她）我生怕您不來呢……我的親愛的。

胥珊（自語） 「我的親愛的！」……唉！（向他）剛纔您不是看見我從客廳裏出來嗎？

……我的親愛的。

洛歇（自語）他們至少是很熟的了！……還有什麼好說？……我非曉得不可！……（向她）爲什麼您離開我這麼遠呢？（走向她）

胥珊（自語）他要看見我比綠西矮些了。（坐下）呃！這麼一來……

洛歇 您不願意我坐近您嗎？

胥珊 我願意極了。

洛歇（一面走近她，一面自語）唉！她願意極了！……我最覺得奇怪的，乃是她把我當做畢拉克；我畢竟沒有他的聲音，也沒有……唉！隨牠去罷，——不要失了機會。——（坐近她，却把背朝着她，向她說）您這人真好，肯來！……我的親愛的，那麼，您有幾分愛我了。

胥珊（也是把背朝着他）當然啦，我的親愛的。

洛歇（站起來，自語）她愛他！……唉！賤骨頭！

胥珊（自語）他怎麼樣的！

洛歇（復回坐近她）好！那麼，讓我像從前的幾次一般地偎傍着您罷（摸她的手）

胥珊（生氣，自語。）他摸她的手了！

洛歇（生氣，自語。）她居然讓他摸她的手……太令人難堪了！

胥珊（同樣）唉！

洛歇（向她）您發抖嗎？……

胥珊不……您纔發抖呢……

洛歇不，不是您！大約是……（自語）讓我試試看……管牠呢！……（向她）大約是「你」害怕，是不是？

胥珊（生氣，站起來，自語。）叫起「你」來了！……

洛歇（作了一個長呼吸，自語。）他們只到這地方罷了！（胥珊復回，作毅然決定狀，復坐近他，一言不發。）

洛歇（心驚，自語。） 怎麼……更進一層嗎……那麼，還有什麼好說……（向她）呀！

「你」不怕嗎？

胥珊 怕……怕同「你」在一塊兒嗎……

洛歇（自語） 同「你」在一塊兒……那賤骨頭，不曉得他把她迷感到什麼程度了！

我可以曉得的！我要曉得……我一定要曉得……我應該曉得……我對於她的靈魂負責任……（決定後，向她。）好，那麼……既然如此，你看，如果你不怕，為什麼你逃走呢？（拉她近他）

胥珊（發怒） 哦！

洛歇（恍然大悟） 拾着了！

胥珊 是的……是的……拾着了什麼約會，什麼頭痛……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了……我想要看你們怎樣，所以到這裏來……而您却把我當做綠西……

洛歇 我嗎？

〔胥珊（開始流淚）〕 是的，您是的，您……您把我當做她，所以您同她說您愛她……還不
是嗎？還不是嗎？……既然如此，爲什麼您告訴我說您不愛她呢？……是的，剛纔您同我
說過的……您說您不要同她結婚……爲什麼您要說這話呢？您真不應該說！您要娶
她就娶她，與我有什麼相干？只不該那麼說！您欺騙我了……您撒謊了！這是不對的！既
然您愛她，您就不應該……您就應該……（投入他的懷裏）唉！不要娶她……不要
娶她……不要娶她……

〔洛歇〕 胥珊……哦，我親愛的胥珊！我真快樂極了……

〔胥珊〕 呢？

〔洛歇〕 那麼，那一封信，是你拾着的，不是你的了？

〔胥珊〕 我的嗎？

〔洛歇〕 好！也不是我的……我同你賭咒！

〔胥珊〕 但是……

洛歇 既然我賭咒你就可以相信了這是綠西的是畢拉克的……是別人的……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呀！此刻我明白了……起初你以為……對了，對了……我起初也以為……我明白了……唉！親愛的孩子……我的親愛的胥珊……你幾乎把我嚇煞……天啊！你幾乎把我嚇煞！

胥珊 你怕什麼？

洛歇 「怕什麼？」唉！真的……真沒理由……不，不，不要追究了罷……這太值得詛咒了！……對不起……你聽見嗎……我特此向你道歉……

胥珊 那麼，你是不同她結婚的了？

洛歇 我不是同你說過了嗎……

胥珊 唉！我一點兒不懂……我只求你說一句你不娶她，我就相信你了……

洛歇 當然啦……當然啦……你多麼孩子氣……噯呀，不要哭……快揩乾你的眼淚，好孩子，親愛的胥珊。我們不生氣了……不要再哭了！

胥珊（走到中央） 我忍不住啊！

洛歇 爲什麼？

胥珊 洛歇，我有的只是你……我不願意你丟了我。

洛歇 丟了你嗎？

胥珊（仍哭） 我吃醋了，你是曉得的……你竟不了解我……不……不……唉！今天晚上我看得很清楚：當我奉承畢拉克，想要氣你的時候，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瞧！畢拉克與你沒有關係的。

洛歇 他！剛纔我打算殺他呢！……

胥珊 殺他……（上前擁抱）呀！你這人真好……那麼，起初你以爲……

洛歇 爲什麼你不扭轉身來呢？（摟她的腰）

胥珊（發怒） 哦！

洛歇 爲什麼你保護着你的臉呢？……（俯向她的臉）

胥珊（頓足）哦！太兇了！

洛歇 是的！太兇了！

胥珊 請您看清楚罷！我是胥珊！不是綠西！您聽見嗎？

洛歇 我呢，我是洛歇，不是畢拉克！您聽見嗎？

胥珊 畢拉克？

洛歇 唉！賤骨頭！那麼，這是真的了？……唉！胥珊！胥珊！……您真壞極了！……弄得我好苦！

……好！他就要來的，我要等候他！

胥珊 怎麼？誰？

洛歇 依您的話，您不知道我已經看見那一封信了嗎？

胥珊 那一封信！……您的信，是我看過了！

洛歇 我的信嗎？畢拉克的信！

胥珊 畢拉克的嗎？……您的！……

洛歇 我的？

胥珊 你的……寫給綠西的！……

洛歇 寫給綠西的嗎？……給您的！給您的！……

胥珊 給綠西的！……給綠西的！……給綠西的！……她失去了。

洛歇（驚） 失去了！

胥珊 呃！當她問僕人的時候，我恰在旁邊！您不要告訴人家……是我拾着了！……

洛歇 住口……我們不必再說這個了……這個完了……大家忘記了，算是不曾有那麼

一回事……我們一切從新開始；我與你一般地從新開始……日安，胥珊，日安，我愛……

……我許久不見你了……這兒來罷……來我的身邊……像剛纔一樣罷。（坐，又使她

坐，甚相近。）

胥珊 呀！洛歇，此刻你真好！同我說這許多好話……那麼，你愛我勝於愛她嗎？真的嗎？

洛歇（越說越興奮） 愛你嗎？愛你不是我的責任嗎？……不是親戚的責任，保護人的責

任嗎？……不是忠厚的人的責任嗎？愛你！你看，當我看見了那一封信之後……我不曉得心裏怎樣難過……呀！因此我纔知道我於你有了了不得的感情……唉，是的，好孩子，親愛的純潔的孩子，我愛你，我自己料不到我這樣愛你，我想要使你知道……（很多情地）你不是知道的嗎？……你不感覺到*我愛你嗎*，我的親愛的小胥珊？

胥珊（有幾分詫異） 是的……洛歇……

洛歇 你眼怔怔地望着我……你有幾分詫異嗎？……我不能使你相信嗎？……我太不習慣表現愛情了，太不會疼人家了……這種事情，我實在不曉得說……人心的教育全是母親的關係，你是認識我的母親的……她把我教育成爲一個用功者，一個博學者。我的生命給科學充滿了……我的生活裏，有了你，我纔有了休息，有了微笑，有了青春……你說你有的只是我！我呢，我所愛過的只有你，而我自己却不覺得……昔日你對於我，像現在一些孩子們對於你：他們不曉得於你有什么影響，你自己也懷疑，然而實際上乃是如此的：因爲他們自身的有力的表情的緣故，因爲他們的神趣所迷惑的緣

故，因為他們的弱點所誘導的緣故，無形中使我們學會了愛情。因為人們對於其所保護的人，無形中表示服從，表示捐捨。你是你的教員，同時也是你的學生。我把思想灌輸給你的時候，同時是你把愛情灌輸給我的時候。……我教你讀書……你教我戀愛。我的不識不知的一顆心，因為你的玫瑰色的小手指的緣故，因為你的黃金髮的童髮的緣故，竟了解了什麼叫做「心中的接吻」……你很小的時候就進了我的心裏，漸漸地長大，現在給你佔據了我的心的全部了。全部了你聽見嗎？（靜默）喂！你放心吧？

胥珊（感動，站起來，低聲。） 我們走罷！

洛歇（詫異） 爲什麼？哪裏去？

胥珊（很發抖） 別處去……

洛歇 爲什麼呢？

胥珊（發抖） 黑暗得很！

洛歇 但是，剛纔不也是黑暗嗎？……

胥珊 唉！剛纔我沒有看見黑暗。

洛歇 不！不要走！……不要走！……什麼地方能夠比這裏好呢？我還有許多話……心裏充

滿了……我不曉得爲什麼我說這話……真的……說了纔好……唉！胥珊……再坐一坐罷，我的親愛的胥珊……（拉住她）

胥珊（欲掙脫）不……不……請您放手罷……

洛歇（詫異）「您」……你又叫我做「您」了嗎？……

胥珊（發抖更甚）我……我請您放手罷……

洛歇 剛纔呢……

胥珊 是的，此刻却不能了……

洛歇 爲什麼？

胥珊 我不曉得……我……

洛歇 噯呀！……又來！……又哭了……我使你傷心了嗎？

胥珊 不是的……唉……不是的……

洛歇 那麼……我無意中欺侮了你了……我已經……

胥珊 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曉得……我不懂……我是……我們走罷，請您放我走罷……

洛歇 胥珊……我也不懂……我猜不着……

第八齣

同上人物 公爵夫人（露面）

公爵夫人 你們曉得是什麼緣故嗎？這是你們互相看不清楚的緣故。（把煤氣燈的制機一扭，全台光明。）好了！

洛歇 姑母……

公爵夫人 呀！我的親愛的孩子們，你們真使我快樂的不得了！……喂，你快同你的妻子接

吻罷！

洛歇（先吃驚）我的妻子……胥珊嗎？（望望他的姑母，又望望胥珊忽然叫起來。）呀！
真的……我愛她！……

公爵夫人（大悅）好啊……有一個明白的了……（向胥珊）喂……你呢？

胥珊（低頭）呀！姑母……

公爵夫人 你似乎也早已明白了……女人們的眼光總敏銳些……是不是煤氣燈的發
明真不小……一切都好了，不是嗎？……只有你母親一方面……

洛歇 怎麼？

公爵夫人 呀！不是我說這事兒倒很吃力……她來了……聽悲劇的人們全體都來了……
……你一聲不響……讓我做去……我担任一切……呢！他們在那裏怎麼樣的？

第九齣

同上人物 雪蘭夫人（喜悅地先入）（其後，從各門漸漸地進來的：米烈（衆婦人環繞着） 伯利葉將軍，畢拉克，綠西，盧登夫人，阿麗柯夫人，保羅，霞痕。（第三幕的人物都齊）

雪蘭夫人 姑母，有一個要緊的消息！

公爵夫人 什麼消息？

雪蘭夫人 洛懷爾死了！

公爵夫人 不要撒謊！……

雪蘭夫人 這是晚報上載的，您瞧！（把一張報紙遞給她）

公爵夫人 好傢伙！……（接過報紙看。）

阿麗柯夫人（向那詩人） 妙極了！美極了，

盧登夫人 上好的作品！高尙得很！

伯利葉將軍 真值得注意！裏頭有一句妙句！

米烈 哦！將軍！

伯利葉將軍 真的……真的……很妙的詩句！榮……您怎麼說的……榮……「榮譽此

刻像一個連祭台也沒有了的天神。」這是一句很妙的詩句！

保羅（向霞痕） 只長了些！

畢拉克（拿着一張報紙，向綠西。） 他是六點鐘死的。

聖賚羅（拿着一張報紙，向他的妻子。） 是的！六點鐘——呀！杜洛涅先生允許過我了。

畢拉克（向綠西） 杜洛涅正式地答應過我的……

雪蘭夫人（向公爵夫人） 杜洛涅是我們的人！

公爵夫人 真的！你們的杜洛涅哪裏去了？

聖賚羅 人家剛纔送了一個電報給他。

雪蘭夫人 報消息的電報……對了……但是爲什麼……（看見杜洛涅進來）呀！他畢

竟來了……

衆人 是他來了！哈哈！

（杜洛涅走下來，大家圍着他。）

雪蘭夫人 我的親愛的國務院秘書！

聖賚羅 我的親愛的杜洛涅！

雪蘭夫人 喂！那電報是怎麼樣的？

畢拉克 關於洛懷爾的事情不是嗎？

杜洛涅（爲難） 是的，關於洛懷爾的。

畢拉克 好，那電報說的是什麼？

公爵夫人（注視杜洛涅） 妙啊！我曉得說的是他沒有死……

雪蘭夫人 畢拉克 聖賚羅（各以報紙示人） 但是報紙上的消息呢？

公爵夫人 這是他們弄錯了的！

衆人 呸！

公爵夫人 只弄錯了一次！（向杜洛涅）不是嗎？

杜洛涅（慎言地） 真的，他沒有死！

聖賚羅（倒在椅子上） 又來！

公爵夫人 我敢打賭，人家還要多給他一個頭銜呢！

杜洛涅 是的，勳級會的會長。

聖賚羅（頓足） 老是這樣的！

杜洛涅（以電報示人） 明天要在政府公報上發表的……你們瞧……（傷心地向聖

賚羅）我很替你……

公爵夫人（注視杜洛涅自語） 他來的時候早已曉得了；他倒厲害得很。（高聲）我呢，

我也有一個要緊的消息報告。

衆人 哦！（大家轉身向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我甚至於有兩個消息哩。

綠西 怎麼？

盧登夫人 怎樣的兩個消息，公爵夫人？

畢拉克 什麼消息？

公爵夫人 第一個消息是：密司綠西華特桑與畢拉克先生訂婚。

衆人 同畢拉克嗎？怎麼？

畢拉克 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唉！……非補救不可！

畢拉克 補……呀！我幸福極了呀！綠西！

綠西（詫異） 對不起，夫人……

公爵夫人（低聲） 呀！非補救不可，好孩子！

綠西（亦低聲） 這裏頭不能有什麼補救；沒有失誤便用不着補救，夫人您說錯了。

畢拉克 怎麼樣？

綠西 我的情緒與我的意志相合了。(伸手給畢拉克接吻)

畢拉克 呀！綠西！

公爵夫人 妙啊！……這算一個消息了！

盧登夫人 唉！綠西！世界上的婦人，只有您是幸福的。

公爵夫人 還有第二個消息！

盧登夫人 又是訂婚嗎？

公爵夫人 是的，又來一個！

盧登夫人 唉！這竟是婚姻的聖誕了！

公爵夫人 訂婚人乃是我的內姪兒洛歇雪蘭……

雪蘭夫人 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與一位我最心愛的女子……

雪蘭夫人 姑母！

公爵夫人 而且是我的唯一的承繼遺產的人……

雪蘭夫人 您的……

公爵夫人 她非但承受我的產業，而且承受我的名義，這乃是我的義女胥珊衛里葉小姐。

胥珊（上前擁抱她） 呀！我的媽媽……

雪蘭夫人 但是，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請你去找一個更有錢的，更好的人家的女兒給我瞧！

雪蘭夫人 我不說這個。但是……到底……（向洛歇）洛歇，你考慮看……

洛歇 我愛她，媽媽！

公爵夫人（放眼四顧） 兩個消息完了剩下的乃是……（向保羅）喂！請您走近些來

……您呢，您想要如何補救？

保羅（窘迫） 呀！公爵夫人，剛纔是您嗎？

霞痕（羞慚） 呀！夫人，剛纔您聽見了嗎？

公爵夫人 是的，孩子們，是的，我已經聽見了。

保羅 哦！

公爵夫人 但是，您不會說許多我的壞話。我倒原諒您。您放心，您的知府是有的！

保羅 呀！公爵夫人（吻她的手）

霞痕 呀！夫人……聖愛佛爾曼說得好……感恩者……

保羅（向霞痕） 哦！此刻却用不着了……

十九年三月七日譯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二〇四六九)

世界文學名著 討厭的社會 一冊

le Monde où l'on s'ennuie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douard Paileron

譯述者 王 了一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有 究
權 印 所 必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本 書 請 去 購 價 一 角

